浙江圖書館

浙江省立圖書館甲種特藏
第515.1號
一九五六年三月
集部 別集類
山陽王
文稿
一一 本冊
旧杉
2284
483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小隱堂文稿目

明祁彪佳著

浙江圖書館

小隱堂文稿目

明祁彪佳著

書十首
序三十五首
記五首
疏引二十五首
祭文四首
啟五首
跋四首
贊一首

浙江圖書館

彌陀寺重建大悲殿疏

山陰之西古彌陀寺，地居孔道，龍泉往來，經幢清齋，
寺稱名藍，自唐迄元，殿宇巍峨，法場之盛，照曜晉宋，
方丈上人君蓋者，發大悲心，重建寶殿，無量功德，得未曾有也，
現身於此，以為功德，發大願力，勞營建，
千里無量，功德莊嚴，光明普照，
越建菩薩，願為之主，
為力眾緣，願此功德，普及眾人，
多再祈，四方信士，共成勝緣，
更入其中，以為法施，
中心不忘，日用之功，
人在此，福德圓滿，
此是以為證

復張靜老諸先生書

浙江圖書館

復張靜老諸先生書

高山在望時切仰止無以積代之世誼復為霞外之骨肉饑溺之懷豈能言喻僕自星霜變幻為天地廢人破衲蒙頭久不知人世事茲因法門之不幸遂釀同室之干戈致使深山麋鹿欲為纓冠之救殊自笑其無味也然向日嚴統初成時五郡護法各致書山求改正使貴公署有一線之通稍平城塹之見何至有今日哉然亦非敢以法門之事借伸於當事之權也五郡護法公書止求禁息書版以還舊章俱從佛法起見不特無濟洞之別亦原無憾於貴

公尚以洞下之人執筆作嚴統一書各護法即當以聲罪
責公者聲罪之矣故今日之事但當論是非不當論濟洞
但說濟洞二邊以爲調停之局皆未明乎此事之終始者
也今幸逢足下胸懷寶珠照破八面法門之是非已定佛
門之元氣宜保此真正人君子之用心且以靈岩古佛從
中主持曉乎此何事也而可容纖毫芥蒂纖毫凝滯乎僕
何人也即所謂深山麋鹿妄効纓冠之救即有芥蒂凝滯
亦安所用之乎況荷周嚴諸公及凄白道兄千里跋涉一
片真誠褊淺之衷不言自化愚菴本和尚坦懷虛公與靈

岩和上千里同風絕無城府故辱台諭所及凡力之所得爲者敢不盡瘁以報命謹將呂正翁函札奉覽知此後決無餘事至於貯庫原板俟正翁棘院事竣便可領出決不致復煩尊命若夫改正一事必須濟洞尊宿及明眼護法博稽考訂勒成一書以埀千秋仰藉各位老〔諸〕先生正不淺也僕向賴諸先生提誨之下埋頭溪山爲本分計且不暇此後或得以芒鞋笠就教諸君子函丈實所願也謹復

與王雙白書

浙江圖書館

與王雙白書

捧誦尊札再述吳門諸先生之意足見為法一片真心感佩無已或者不察以門外之見懸度是非其持論尚有二種敢與台兄平心論之其一云貴公之嚴統固屬妄悖然何必借伸於當道之法以繩之乎不知嚴統初出時敝鄉與武林嘉禾雲水各護法致書費公懇求改正而費公堅執我見不通一線然後聽當道之公討此實出諸護法之萬不得已也或者反指之為多事則是不明少正卯之辭偽行僻而反訕司寇之執法太堅豈虛公之論乎其一云

嚴統固屬不經何妨聽其並存此大不然夫古今稗官野史可存也即淫史豔曲不可存而可存也若亂道之書斷不可存也譬之五經四書有一人出而顛倒之刪改之將從前闕文而以己意繆竄之諸儒者尚曰聽其並存可乎夫破此二說則其中之是非了然矣世諦中之是非可不辨也道統中之是非不可不辨也吾輩亦惟有是其是而非其非何私於書洞何仇於濟公乎若昧其是非而但曰調停以保養佛門之元氣此正佛法中之鄉原也蠹賊也無補於元氣而真氣喪失潰裂不可復救矣故弟欲台兄

一備致意於諸先生欲保法門之元氣必先定法門之是非欲定法門之是非又必空從前之我相今試與台兄平心察之濟宗洞宗果有兩家乎與洞宗位下相善即可祖洞宗與濟宗位下相善便可祖濟宗乎揔之私見銷鎔理長則就則是非自定定是非而後可以寘是非則法門之元氣自保矣雖然弟亦止伸其在我之說而已亦止明其說之當然者以對佛祖而已若夫是非顛倒一任掀翻有力者儘可負之而趨後日仍以費隱之書刊布流行護法輩能禁之乎即以費隱之書賂謀入藏護法輩能禁之乎費

隱即盡取如來達磨而毀斥之蔑侮之護法輩能禁之乎不能也然則今日之舉亦賴佛祖之靈帝馳之杵不期然而然原非如世諦之爭訟以求必勝者也弟故曰止明其說之當然者以對佛祖可矣

浙江圖書館

復位中和上書

大統一書不特從上佛祖慧命攸関而開示後學之心可云悲智並運矣至辨訛中以預讖無関佛法隆替𨺻透頂之讖透頂之論有功于佛門不淺適聞平陽欲去此一段蓋以後人承襲既久不肯虚心實究耳即如漢光武時讖緯煩興而後来大儒云漢中興自是天運人心何須藉讖語鼓煽况有讖便有偽造讖者矣非敢曰讖之必無但不當據此為佛法隆替耳今欲破千百年之積迷非具十二分之胆識不能平陽欲息玄黄之争削去此段亦藉世法

流通佛法之意也老兄集思廣益或可別存此論以待有識者何如至于凡例各欵具見著述大手筆繙閱再三無能損益小序過蒙獎許復賜炮莊感與愧并秋冬之際欲訪道履不知天假之緣否耶外詩扇引意不宣

浙江圖書館

致孫冢宰書

辛卯歲獲邀旌節會稽山水皆藉寵靈叙澗談心匪朝伊夕至今薰葭白露時深瞻慕然十餘年間不敢通寒温一詞于左右者蓋惟閣下秉鈞當軸道德政治儀型百辟則喜慰鼓躍之情僕與四海士民公之而已今朝廷聖哲依毗愈隆司馬君實入相路人皆喜僕前此喜慰鼓躍之情與四海士民公之則今亦與四海公之而已何敢復作寒温常詞以混左右乎雖然每覩古人於知己素友秉時行道者每不以頌而以規則僕又安可無一言以處此乎昔

浙江圖書館

吾越陽明子之上書于楊邃庵閣下有云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摂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天下而莫與爭此固閣下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頃僕輒採此以献陳亦欲以古人自効于明公耳僕迂拙豎儒耕田侍母疏水自安無可為閣下道者惟是猶子棊頗讀書知文能以古人之學自期生平以為得遇歐陽文忠范文正公其人者得

浙江圖書館

侍門墻作苐一等事業豈非大幸今吾閣下豈非其人乎若使通家小子得藉吹嘘以有成立或得備藥籠之末皆至願而未敢必也千里馳函曷勝遥溯不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復顯聖白若和上書

法門衰晚全頼一二有道尊宿以至公無我之心謙厚恬退之德挽維法門至於論事處世理長則就虛心納諫方見大人境界弟輩今日所屬望於老法兄者此也敢就台翰所及一〻覆上則義之是非可否亦最彰明矣台翰云前歳所舉跡兄住持顯聖論支派是至公論事理其義有別也此答在愚菴老人向日不舉跡兄而舉惟岑諸法兄云〻此一說也夫跡兄係愚菴老人証明代付雖繼麦老人之後猶之愚菴親子也故不舉其子而舉他人一則曰

待再輪之後一則曰若諸山不肯讓輪到我支可讓無跡
住持此誠至公之心然在愚庵則視麦公之嗣猶之己子
不欲以己所付囑者居諸山之先在諸山則當體愚菴之
心於再輪之後共推跡兄以明麦公之正傳而成其是而
全其美此不易之定議也古人恥獨為君子今讓愚庵獨
成君子而諸山甘作小人豈非見義不明之故乎來翰云
要為跡兄當於未闔之前邀諸山法兄及衆檀共議誰言
不肯今已闔之後偏偏與東山人爲難弟若順其情則得
罪諸山及衆檀護并衆耆舊矣此一說也夫所云闔者先

罪諸山及衆擅護并衆者皆舊矣此一説也夫所云闔者先

論何支該住然後於此支之下擇才德者而闔之也今五
支之中已住過四支獨麥公一支未住則宜於麥公之下
擇而闔之今麥公之下惟有跡兄則闔亦跡兄不闔亦跡
兄無容再議者也即論前日之闔止列三支又將化山晴
雲兄列於闔內萬一枯着晴雲則三年之內化山可兩当
住持乎又偏〻不列麥公一支非欲斬湛祖之冢嗣以媚
諸山乎是前日之闔係當家山暉私意亂做不明源流得
罪湛祖得罪麦公絶非深公之治命況深公座上法語推
重麥公一支人天共聞又不足據而聽臨終胡亂之代筆

客室之私語乎且天下事當遵其理之是非以爲行止即
如天語既出若有碍於理有違於道不妨從諫轉圜收回
成命豈可據一時草率之闇便爲確不可易之轍此真小
人不讀書不明理者所爲老法兄正當斷以大義以明此
闇之非公柰何恐得罪於諸山衆檀耆舊之云乎夫衆檀
耆舊自有公論若前歲諸山私拈擯條胡行亂做老法兄
將與之爲一類始爲不得罪諸山乎且老法兄不畏得罪
於湛祖得罪於麦公得罪於公論而偏畏得罪於諸山乎
況諸山之具明眼具公論者尚不乏人老法兄不畏得罪
於明眼公論之諸山而反畏得罪於胡行亂做之諸山乎

浙江圖書館

於明眼公論之諸山而反畏得罪於胡行亂做之諸山乎明理識義者請細思之若弟輩在佛法中久聞教於諸大方諸君子東山各位法兄尤所深契而來翰云偏〻與東山人爲難則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法兄亦必自悔其失言矣此必係位下淺陋頗僻之輩分門別户彼此挑激以成爭競之風敗壞佛門作獅子虫者必係此輩知老法兄決〻不出此語如前歲啓明兄亦係東山人因弟輩商量不失謙讓本懷猶存進禮退義之風弟輩心甚感服彼亦知弟輩之論出於公心彼此相諒終不失二十年

道義之交豈意法兄之見反不及此也來翰云若言不住持祖庭非湛祖法屬祇如請諸山住持單請其弟不請其兄其兄還是諸山法屬否此一説也夫湛翁之祖庭則當論湛翁之五支非必五支之子孫盡住祖庭也今四支之子俱住過祖庭自當推麥公一支以不沒五支並傳之意譬如東山之祖庭則當論東山有幾支或輪或推此不易之論若東山法席枯閣將法兄輩出不列於閣内必無此理若麦公有二子單請其一則跡兄決不爭之矣此理之至明者若云佛法存乎其人原不爭祖庭之住與不住此

浙江圖書館

至明者若云佛法存乎其人原不爭祖庭之住與不住此

就本人而論也若顏子百世之後不登太廟之享何損顏子之至德但公論難昧良心不死道學一日不泯則孔顏自當在不祧之位諸山則何樂而爲此昧公論死良心之舉動也來翰云當時化山老人誓不住顯聖竟命先師百年後立首座住持爭諫云三老和尚雖有此命和尚當盡法門大體第求書請化山此時老法兄則請惟岑兄若惟兄直遵來命是成東山一家安有今日爭此一說也益見古人之風非後輩可及夫化山不欲住顯聖天空海濶之胸襟原是道人本色東山以化山堅持高蹈暫立住持以待

有德原非作東山一家老法兄見義而諫成父之美不特
法門大體亦見東山有子視今日之悖〻自私惟恐不速
居顯聖者奚啻天淵也但東山一家四字切不可再題以
爲東山百年之羅窠夫湛翁祖庭并山寶壽諸老人以次
相及决不容作一家活計東山即暫立住持决無作一家
香火之意老法兄之諫自是光明俊偉乃今日之舉此似
覺有東山一家之意碍於胸中而未忘豈法兄今日之胸
臆反不如昔日之見地乎來翰見責云何若如此四字則
弟所深感矣弟細思向日嚴統一事何若與費公作對止
從洞宗佛法起見竟究與費公無一毫私憾今日爲麥公

從洞宗佛法起見竟究與費公無一毫私憾今日爲麥公
一支何苦與諸山作對亦從湛翁法屬起見究竟與諸山
無一毫私恪但弟則何苦如此興滅繼絕諸山則何苦如
此斬嗣滅統弟輩則何苦如此表揚湛翁麦老父子唱和
之至德諸山則何苦如此毀滅祖翁法伯以成門庭之厲
階同一何苦如此而公私是非則有間矣伏乞法兄太空
之心江海之量將鄙言細爲鑒别採納入非堯舜豈無失
言過舉古人有得藥石之語終身受之而不忘改過勿吝
成人之美斯爲真悟真修真佛法真聖賢是所望於老法

兄也誠恐位下之輩少年好事不知法門大體挑激是非不明義理得罪公論老法兄勿爲所蔽而撓論以大義炳如日星求輩焚香閉閣誦揚古佛心行豈非法門盛事洞下美談如固執己見以弟輩言爲無足採置之罔聞此誠法門不幸弟輩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臨啓激切

浙江圖書館

與張尭日書

敬啓顯聖祖堂係令先祖長者布金之地繼荷足下弘護大力緇素咸仰非一日矣今以洞宗佛法攸關雲門支派所係不得不以始末詳布之左右焉夫顯聖寶剎爲宅上之捨基湛老和尚之開山麦浪和尚之協助三者皆有大功德大光明於顯聖皆諸方所共知不可泯滅者也夫洞宗中興首推湛老顯聖功臣首推麥浪此時後進禪和皆麥師代爲鉗鎚佛門規格皆麥師力爲賛勷故湛老人稱之曰隻眼圓明吾宗正傳非諸人所及即天童老人亦羨

吾顯聖曰他家有個麥浪在非諸方所及此六十年已前之光明功德湛老知之令先祖知之次則石雨三宜諸和尚猶及知之也故石雨和尚爲代囑頴公三和尚爲代囑無迹以明麥浪一支不可絶不特兩和尚之公心即湛老入圓寂光中亦所首肯故前歲諸檀護公請無迹和上入顯聖不過明麦師有此一支即湛老人開山之功德與令先祖捨基之弘護同不朽於佛門不朽於千古而非一人之私見也乃前歲諸魔子自號爲知識者悻悻入寺私寫告示私拈擯條以無迹爲施茶施藥而擯之夫無迹一撲

實衲子與今之自號爲知識者走勢利如鶩覓菴主攀緣
則誠不及如以其施茶施藥而擯之則諸君不特不識古
人之行履而於佛法亦未夢見矣昨深谷和尚上堂法語
亦以爲諸君之褊見〻咲於通方則亦無待弟輩之擧揚
矣然則諸魔之擯無迹者何心行也擯無迹是擯囑法之
三和上也是擯麥老人不得與顯聖之席也是擯湛老人
中興洞宗之功臣必欲絶其一支而快也是擯今先祖布
金之弘願爲諸魔之三窟而向日之捨基之開山之恊助
種〻光明功德竟湮滅不傳也然則諸魔適所以自擯於

佛門爲顯聖之罪人耳今弟輩欲遵深和尚上堂之法語
特請質於足下足下必能昂主助揚洞宗以明千古之公
論弟輩向日有缺通問者以山主另有請啟寺僧特當啟
知不必弟輩上達且以佛法爲重諸君稍有良心必能曉
暢轉圜不意諸魔之私意我相日甚一日深可痛悲然弟
輩之苦心公論非得台足下出主之上裁終爲顯聖之缺
憾而湛老和尚之五支亦不能並全然則弟輩今日所望
於足下之大有造於佛門大有造於湛老大有造於麥師
其功德光明豈淺鮮哉洞宗向日以嵒嚴統一事爲外魔所

其功德光明豈淺鮮哉洞宗向日以莊嚴統一事爲外魔所

侵宗派混亂弟輩不惜身家性命以護之而後洞宗始定不意今日之藏洞宗者即在洞宗之子孫也所以弟輩不忍坐視諸魔橫行胸臆貪昧無恥藏麦師以藏湛翁以滅佛法也仰祈足下爲佛門金湯摧除亂魔惟力是視佛法幸甚洞宗幸甚

浙江圖書館

復位中和尚書

卧病数日適尊函至強起捧誦具見老法兄為法門著述苦心弟敢不力疾上答讀鹿門海舟諸考訂辯確然足証從前之訛台教云若據實詮改鹿門芙蓉師資之道維得仍帰不妄而源流中必削去丹霞真歇宗珏足庵如浄五代人未免有駭時聽此真有識之言蓋近時宗門各人我見横生妬忌戍習若稍有改革群譁而攻之必然之勢也弟之愚見老法兄此書獲戍实祖燈定史從前五燈景德諸書可歸于一然禅門著述中勝事也不可開人議論之

端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所以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闕疑甚多故傳曰夏五傳疑也今當仿此例於凡例辨訛之後再增傳疑一款如鹿門仍據旧傳而以近日之考分註于傳後使後来觀者深見前人考訂慎重之苦心則兩得矣且於作史之法方為大全不識老法兄尊裁若何前發来大統序例遇箇心宗乘者極力囑之未知有一二可報命否耶病中上復不一

浙江圖書館

復白巖和尚書

去歲自翰教往復渴欲親到白巖圖十日晤而懶入閉戶視一江之隔有如涉海在俗塵中不得游行自在真可鄙也然此願久蓄自當圓滿秋初決當把臂耳大統一書每遇機會力爲慫恿昨以衢府公祖道中人也與舍甥爲金石交已特遣將此事訂囑夏末有信即當馳報凡例便中乞再惠數册倘得有力一二人發心須不負吾輩苦心也松庭月舟二老人語錄序草就呈教乞斧削爲荷倉卒中愧不能工新纈聖尚未面晤係舊相知俟其新篆忙過相

見未晚耳人生無百歲流光迅疾惓惓以法門爲慮捧誦
教言真可涕泣也夢寐之私楮不能備

浙江圖書館

復白嵓位中大師書

祖燈大統一書千百年佛法慧命所關非苦心巨識如老法兄不能擔荷以成此書非廣稽博採蒐之虛衷無我即成此書不能服異同之心傳示來茲文人作三都兩京猶需十年之功況千百年佛法慧命所關者之書乎夫爲佛法慧命所關而異同者復乘間抵隙以肆其讐見恣其褊衷其魔力幾與佛齊從而好名附和者又不能具透頂之眼辨其疑似嗟乎此衛道者所以難也作史有三長如大統一書則不止於三長矣承尊命序言爭叨在法門久知

浙江圖書館

不敢辭且法兄數十年之苦衷力學勤〻為法者非弟不能深知弟无不能辭謹撰成請正殊愧不佳幸無禪門套語而法兄一片大道爲功之志畧可表見耳又蒙示岐山大師語錄并慰委以序言漫成呈教序内因老法兄以知岐山古人作文之法不敢作虚譽語方爲親見岐山并祈轉致岐山道弟素慕之誠蒙尊貺何敢當既而思之數百里相知所寄不敢却以誌高誼秋冬之際天假之緣得訪杖履於青山白石之間老年踈闊握手談心是所至願而不敢必也

致顯聖衆護法書

恭惟閤下承靈山之付囑現救時之宰官內外隻護緇素咸欽頃以顯聖祖席一事借重尊諱蒙賜名篆銘感五內其中本末敢上陳于左右焉向日湛然老和尚為洞宗中興而首傳法印者惟麦浪一人麦公為湛老首座十七年如孔顏之唱和賛襄道化此時無跡和尚服侍巾瓶最久悟脩兩到惟是當日佛法慎重故麦公與湛老相繼圓寂而無跡和尚韜晦三十餘年值愚菴和尚証明代囑非特繼絕之義亦以其人之足重也近日魔子自號為知識者

私意我相堅不可破竟欲抹殺麦公一支且毀跡公為施
茶施藥之僧夫跡公六十年之戒行曾無纖毫之過生平
無可訾議乃以施茶施藥毀之則品行之高益可知矣況
古德行履如鬻笊賣薪客行高風彼瞎驢原未夢見乃借
端橫起戈矛斬滅湛翁有功之冢嗣真滅天理喪人心為
天人所共憤而其所扼捥不平者今幸藉大力送之入院
一正麦公牌位日今連月陰雨是日尤昏霾慘淡方正牌
之刻忽現紅輪照耀祖堂光輝映射人人驚異跡公登座
說法畢即携杖出山端種高風尚留佛法一綫然人天衆

說法畢即攜杖出山此種高風尚留佛法一綫然人天衆

前跡公即請啟明和尚繼席蓋向年衆檀已請定啟公啓公三讓為麦老一支不敢居跡公之先也今跡公既高蹈自當仍請啓公一以表謙讓之美一以遵先後之序今聞僧自若百計鑽營而有月章其人者為之謀主大肆嫉妬之口誑惑衆人嗟乎佛法衰晚趍利趍勢敗壞門庭者即係法門中人然何苦必欲滅人之嗣毀人之德以成尅薄爭鬬之風此豈佛門所宜見仔素知閣下為金粟後身法門砥柱故敢直陳種〻于座右此畨湛翁之五支既全麦公之光明不昧某亦誓不與聞佛門中事矣尚祈閣下以

真悟真脩出世濟世如趙清獻張無垢諸君永為法社金湯佛門幸甚

浙江圖書館

施四明先生文集序

余童子時即識吾越有念臺劉先生四明施先生清風勁節當代偉人也竊欲一望見顏色而未獲焉及余爲諸生而先生以忤璫歸里余執贄念臺先生之門講學問道得聞程朱正傳又數載余讀書山陰之江墅四明先生以内召入都過江墅信宿余晉謁先生蕭然布褐不事矜飾一見便以古人相期余因私幸而先生皆余童子時所羨慕而欲一望見顏色者今皆得親炙其風采庶不負余疇曩之願矣及庚辰之後余獲厠姓名於諸賢之末適念臺先

浙江圖書館

生以直言謫居獨先生爲通政使余謁見言及時事先生輙吁嗟流涕以死自誓盖民生之慼國事之難先生籌之最熟見之獨早惜當時不能盡用其言而而先生之經濟亦不能盡其萬一以表著於天下後世嗟乎而先生直禧廟時權奄當國借朋黨之說夷戮正人君子一時殆盡而先生之死非剝之所謂碩果不食歟及乾宗殉社稷而先生又各以身赴難皎焉與日月爭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而先生足以當之矣念臺先生之文章奏議已次行於世家有之焉獨先生之文零落散失所存無幾其甥陳仁甫

浙江圖書館

爲之哀次其集爲若干卷乞余序之夫以此爲不朽先生自有所謂不朽者而不在於奏議文章然而奏議文章出於先生則誠不朽矣

浙江圖書館

鄭壽子十三經旁訓序

浙江圖書館

鄭壽子十三經旁訓序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而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別言之以明儒者之學有獨重而非必屏棄文字以孤求性命於不可知之域也故古之大儒有不離詞章訓詁而得之者矣考亭是也有不籍詞章訓詁而得之者矣象山是也我越陽明子出而表章聖學大都得派象山以六經作我註腳乃其於古聖微言與語章句之間無不細心考核以期有獲則詞章訓詁亦儒者所必不容廢

浙江圖書館

矣雖然士生千百世之後而欲代千百世之聖人而言其
言無異指無殊縕則必其生平與聖人之步趨相習者也
進之則與聖人之性情相習者也更進之則與聖人之神
明變化相習者也茍其不然則鮮不異指而殊縕焉我友
鄭壽子學道人也生平著書立言之外無他嗜好叩其古
質淵神深心靜氣正所謂與聖人之性步趨性情神明變
化相習者也焚香靜坐之暇廣蒐十三經箋釋註疏而採
集異同斷以己意手錄成卷若干抑爲之說曰一閱之市
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先儒有淵源則一而

議論不同者進之各伸獨見以補古今所未逮則有聖人

議論不同者往往各伸獨見以補古今所未逮則有聖人之言未必如是而代聖人之言不妨如是者代聖人之言如是而鮮聖人之言果不必如是者何也其不同者乃所以同也然則壽子亦將以其儒者之學告當世當世亦將尊之曰儒者之學而詞章訓詁一以貫之矣

浙江圖書館

鄭壽子手錄十三經旁訓序其二

漢宣帝開石渠閣詔諸儒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一時夏侯勝梁丘賀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等以儒術進彬彬盛矣及其諭皇太子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曉乎宣帝明主也既以經術爲足尚而復以俗儒爲不足任豈所任非所尚所尚非所好乎治道不古所繇來也然其後孔光張禹劉歆谷永等皆假托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豈宣帝所謂俗儒政恐此輩誤國而預及之乎然卒不

浙江圖書館

可謂有體有用之儒世無其人也我明興尊經重學頒十三經註疏於學宮非修故事也蓋亦欲得有體有用之儒任之耳今聖明在上而儒効不彰所云不達時宜晦於名實之識已有其漸矣壽子慨然有興起斯文之志而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其居恒重本敦倫沉毅博達上下古今所衡世務每發一言無不審勢中機閱其著述自十三經以至廿一史及唐宋大家古文詞以至我朝會典諸書無不彙輯評考手錄成卷且其作字端楷亦古人居敬之一節其于天下事之一無所苟也皆如此矣先儒有得聖人之

浙江圖書館

一語一義而終身用之不盡者況壽子之沉酣於經術也非一日矣其興起斯文澄清天下之志蓄之素矣必将上應聖明一洗浴儒不達時宜眩於名實之訊所謂體立而用彰者舍壽子吾誰與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贈熊觀察序

立乎廟堂之上序正百官乂安四海者宰相也行乎郡國之間糾察郡吏表正風俗者監司也古者監司無常職每以大臣爲之昔召康公爲周太保巡行南國聽訟甘棠之下風人美之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以師保之尊方與其君賡梧桐鳳凰之什乃以鼠牙行露匹夫匹婦之細微而周知其故且爲之諏隱曲焉則不特大臣而監司且監司而父母矣故泂酌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美召公之父母乎民也由是而觀古之聖賢挾濟世利物之心者

浙江圖書館

位愈高者與民益親無論事之大小勢之難易必引民置之懷而憂爲之所吾力所能爲者則爲之凡以云救也如吾熊公之觀察吾浙則真以大臣乂安天下之心而行父母撫摩之術者矣自公下車來不事鉤察吏不忍欺以法不用計數民不忍欺以隱不籍撃斷而姦宄無遁情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士大夫莫不敬而愛之不敢干以私至其好生之德洽于犴狴通於神明一民之失入一物之失所必引爲己責終夜旁皇求其生全而後即安然公不喜赫赫之名素絲委蛇天性素植士民之愛而誦公者以爲公

浙江圖書館

之治浙三代以後如狄梁公於寧州宋文貞於廣州富鄭公於青州張乖崖於益州惠威並茂吏畏民懷差可彷彿然余以為此數公者皆處其事勢之所得為而力能為之者也乃有事勢所偶窮而力所不得為者不惜迂其身以為之始為難耳夫人子之疾痛不呼他人而呼父母父母視其子之疾痛亦不量其力之所得為而後為之者一體故也自一體之義不明位漸高者與民漸遠民之疾痛既不相關即有謀民之疾痛者以為我代謀之耳非我力之所能為力所能為矣則曰事勢適處其難其有引民于懷

浙江圖書館

而實爲之所如公者能幾人乎然則推公利物濟世之心有通乎事勢之窮謐乎政刑之表而非誦禱所可盡者雖與天壤俱無窮可也甘棠之咏泂酌之篇詩美召公也余引之而誦公更繼以天保日升月恒之章以爲豈弟君子之祝

浙江圖書館

何母王夫人六袠壽序

六經中言母儀者惟易與詩最著易首乾而次坤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惟貞與厚母儀乃全詩如栢舟綠衣諸篇節義炳然而周南載葛覃卷耳雖貴不驕雖富不侈勤樸之風可誦也由是言之古今之奇節幽光皆從澹泊堅忍磨練而出而紛華靡麗之中無真人品也久矣余於何母王夫人而益徵其言之不誣也夫人爲宛委王公女和陽何公之媳而公皆居明盛之朝以元戎建閫樹功節鎮數省夫人于歸之時珠玉錦綉

之飾車馬僕我之盛爛然盈門而夫人不以貴驕人不以富自侈惟相其夫子漢龍公洗腆溫凊以孝著於家庭鷄鳴雜佩以賢聞於閭里不意漢龍公脩文玉樓夫人年未及三旬茹荼集蓼撫其三子二女備歷諸艱而夫人未嘗言勞惟畫荻丸熊以義方訓厥子所以長公蘧遹伯次公子青文學器識皆足振起一時而澹泊堅忍之性猶之夫人也豈夫人所自矢者即以之訓厥子而厥子亦力勉令德以善成母志欲及遺舅姑之逝世殮祭窀穸禮所稱必誠必信勿使有悔焉者夫人竭瘁心力靡所不至故何氏為

浙江圖書館

越中大族而稱夫人孝敬恭儉之德如出一口五十而兒女婚嫁已畢今六袠而有孫及孫女共六人振振未艾夫人之爲母儀如易之貞與厚詩之葛覃卷耳諸什可謂當之無愧矣然天之報夫人者其子若孫方將流鴻樹駿振家聲以揚國瑞無疆之福日升月恒非夫人無疆之德所植之素歟余忝在至戚之誼敬揚一言以代稱觴并以俻異日彤史之萬一云爾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俍亭大師序

遯之時義大矣哉聖人觀天山之象而命之遯非僅以二陰浸長時取退遯也葢乾之六龍御天而不見其首艮之時行時止而不獲其身合乾與艮而遯之義明悟此者可以安身可以利用可以濟萬物不留一物之迹可以脩萬善不存一善之名雖謂羲文周孔作易本旨盡於遯之時義可也余嘗於此作一曠想自混沌以後三教諸聖凡有名可指有事功可傳道德可數者皆遯也而千古以來已盡知其為聖已盡知其為遯矣所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浙江圖書館

則無名可指無事功可傳無道德可數混沌氏以前混沌氏以後豈無其人然彼不示世以知世亦不得而知則僅可寄之曠想而其人則已深遠矣吾友佷亭大師負絶世之才識絶世之文章絶世之意氣肝胆而遯之禪佷亭之禪佷亭之遯也佷亭之遯非世之所知亦不求知於世也今時之禪惟恐世之不知其禪惟恐世之不知其禪則已不能禪又焉能遯於禪乎吾故與佷亭共究於大易天山之義舉絶世之才識之文章之意氣肝胆而盡寘於遯且幷其遯而遯之斯爲不見知幷其不見知而亦無可知斯

爲真禪斯爲真遯斯爲乾之不見其首斯爲艮之不獲其身且以愧世之學禪而汲汲焉以禪求知於世者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李鏡泉雙壽序

余嘗誦天保之章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再則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以見天之錫福於人者如此其廣且繁也其卒章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以見人之受福於天者如此其厚且久也乃詩人之旨咏歌歎羨使人深思其致福之由則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蓋言德爲天人相與之際受福之本也然言德而始之日用飲食者以見德之不外於食息動作非炫奇表異以震矜於世也

浙江圖書館

言日用飲食而歸本於民之質矣者以見悃愊無華不雕不鑿之本然也故君子受天之祜而享隆盛之福者不務其華之可喜而務其質之足貴始之以至誠終之以勿懈而已余於李翁而益徵其言之不誣爲翁生平守信義重然諾其於家庭則務爲孝友之實勿爲矯〻之節其於鄉黨則務爲忠敬之實勿爲翹突驚勢之繁文是以閭里推服俱無閒言乃其配 氏太君與翁克佐家業不減鷄鳴昧旦之風協贊蘋蘩如同翿簧敎房之樂將見箕裘克振於家賢蘭桂芬芳於膝下天之降福無疆弗替引之矣夫

浙江圖書館

於冢賢蘭桂芬芳於膝下天之降福無疆弗替引之矣夫

古之正位於外者必籍正位於內以成其家故易象家人曰言有物而行有恒蓋易言正家之德與天保之言徧為爾德者同歸於質也今翁及太君僂壽諸姻友之為誦禱者莫不以蓬島瑶臺之勝黃竹青鳥之詞揄揚其美乃余則以世稱長生者無如君家柱下史其言守雌塞兌去奢去泰又言常德乃足復歸於樸豈非天保所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乎以至誠為內寶以勿懈為九還以日升月恒為大年此余與諸姻友咏歌稱觴之微意云爾

浙江圖書館

柯橋東嶽廟序

人為萬物之靈而在人之靈則為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古之聖人絕地天通報報之反墨墨之用皆秘而不以立教惟是立神道以全民用不外於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至誠感神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夫神以之為教者民以之為用所謂至誠者以至誠相示而已矣誠生明明生神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惟世不明為至誠之義於是矯誣僭妄巫覡歌舞以為神不我棄也嗚呼是為瀆祀於神勿歆今吾鄉之士民崇神教而積善行者

浙江圖書館

咸謂維嶽之神感應最著禱祝史而荐馨香歲時勿替屬余一言以紀其事余亦曰以至誠相示而已矣夫所謂誠者非僅〻儼對越之文潔肥腯之供史巫紛若之謂也惟是奉父母則誠以孝事兄長則誠以弟為人謀則誠以忠發一言必誠為可復措一行必誠為可守雖幽獨之有神臨焉無論廣庭矣雖造次之際有神臨焉無論暇預矣必如是而后可以趨吉避凶可以感神獲福可以與神為一而通乎幽明之故非神通之也精誠之極也雖然誠之為道在天為日月在地為山川在萬物為陰陽余亦何能盡其義蘊姑與吾鄉之士民崇神教而積善行者述其大

浙江圖書館

爲道在天爲日月在地爲山川在萬物爲陰陽余亦何能
盡其義蘊姑與吾鄉之士民崇神教而積善行者述其大
意以當荐馨云爾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祖燈大統序

今夫日月星辰統乎天者也區分日月割裂星辰以各私其天非狂則瞽矣山嶽江河統乎地者也軫別山嶽限截江河以自外於地非愚則闇矣然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麗山嶽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萬象群物莫不出沒變化於其中而日月星辰山岳江河不敢自有其功名而悉以歸之天地者大一統之所自出也吾祖燈之歸於一統亦若是已矣自達摩梯航傳法茲土不立文字宗亦強名一代卅嗣一人以明道法之不二非謂一人之外別

無悟道之人與行道之人也六祖以下始有青原南嶽並嗣青原南嶽之後又分爲五宗而五燈之錄遂與佛法相終始矣然此外遯跡韜光不在五燈之列而悟道行道之人不可勝數也故自五宗歷傳凡各出手眼者何難自叙爲宗而卒不敢亂統者以明嗣法之有自也約之則揔歸於南嶽青原又約之則揔歸於達磨始祖又約之則道無可道法無可法即達磨始祖亦爲道法所寄焉耳矣又焉有彼此之殊支㽵之異乎自人私我見横界畛域猶之太虛之内妄分五色不自咎其目眚空華而欲以點染太虛

識者訊之矣白巖位中大師慨然以道法爲己任自得法

識者訊之矣白巖位中大師慨然以道法為己任自得法於斷拂老人之後密行闇修三十餘年人莫能窺其蘊且學窮龍樹眼透摩醯一則憫法統之淆訛繇於我見未除一則悲燈錄之失傳因於搜羅無據故自景德傳燈廣續聯普會元諸書又自元至今曰續曰增集曰續畧曰補曰繼曰纘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詞莫不稽核考辨歸於至當而定名曰祖燈大統示大道為公之志不敢奈不敢私也然吾更有說焉昔夫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考列國之信史而夏五己丑紀子伯莒子盟於

家之類已不能無闕疑今始祖至今已五倍於春秋之年而景德傳燈諸書又不敵當時列國之信史則其爲闕疑者可勝道哉大師曰吾以事考之以理斷之而已詳其地里稽其山川譜其年月考其行履推其得法之繇挍其行道之實則春秋所謂耳治目治者已過半矣然後以大公之心明道法之統慎以成之恕以廣之無負吾始祖傳法之本意云爾余不敏與大師爲法門骨肉且三十年大師之苦心巨識以成是書余知之最深昔達觀老人以景德傳燈未續爲法門一大憾今集祖燈大統而從前景德諸

書可彙於一既免魯魚之謬又化町畦之淺見於以嘉
惠來茲豈渺小哉茲集也達磨始祖實式憑之大師庶可
告無憾於法門也乎

明宗正譌序

物之疑於近似理之介於微芒者君子辨之不憚力惡其害是
而亂真也若夫是非之案判若天壤昭然耳目則君子置而弗
辨焉重絶之云爾學仁而無父學義而無君此不容不辨者也弒
君者之無君弒父者之無父此無容置辨者也五燈宗派定於
藏典臚於故府考訂於先賢古德証據於嫡系親傳千百年

之後有變亂之者必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反古之人爾有貴公者起而變亂之曰藏典可翻也故府可更也先賢古德可欺也嫡系親傳可誣也于是移石頭之天皇龍潭而強系於馬祖又舉近時之古佛名賢而槩絶之譜外肆其流毒必至於蔑祖叛聖毀典焚書以自恣其無忌憚之習春秋之法等於篡弒欲舉天下後圓頂方趾之人而群然奉篡弒為忠孝此必無之事不待智者而決其說之不售也然則君子亦重絶之可無容置辯矣明宗正譌之書奚須作乎大師曰吾將孚期乎貴公古今著書立說好為新奇詭僻以眩惑是非者每起於一念之誤而甚盡流于天下後世就其一念之誤而急正之朋友之義也悔其一念之誤而速改之君子之過也吾終孚期乎貴公焉倘其怙終不悛吾亦以是非還之千古公論還之人心以無容變亂者還之藏典故府以無容欺罔者還之先賢古德嫡系親傳立爾然則明宗正譌之作雖謂之無一字之辯也可

金剛經如是解序

德山携青龍疏鈔往扣龍潭机緣得悟乃曰窮諸玄辯如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巨壑遂以青龍疏鈔擲之一炬此千古註金剛經者無如德山一炬也然以德山之例例之註經者數百家將盡付之一炬乎則又不然龍樹入海記憶寶函實叉於闐闠徵言後世猶以不得華嚴全部爲憾知此則知迦文四十九年說法與初祖不立文字正是同一鼻孔余同社陶菴少年豪俠博學善古文詞彈琴嘯歌具經世之畧晚以宿慧休心禪乘手持金剛如

浙江圖書館

是解屬余、曰拾竺乾一知半解遊戲三昧此文人才子
習氣也古人善讀經者將山河大地一、銷歸自己方不
爲經所轉置之案頭數月一日細閱誦陶菴自序曰如是
我聞是則是矣但予所見仍是紙上空言即余所解亦是
胸中幻想就鏡照形鏡去則毫無所見提燈取影燈滅則
一無所存余不覺踴躍讚嘆曰予今而知陶菴不落文人
才子習氣矣能以山河大地一、銷歸自己矣一千七百
則公案皆爲陶菴以金剛利刃截斷葛藤矣青龍疏鈔焚
亦可存亦可矣雖然猶是第二月如何是第一月適旁一
僧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余曰這瞎漢莫

亦可存亦可矣雖然猶是第二月如何是第一月適旁一

僧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余曰這瞎漢莫

謗如來好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成仁集序

論衡曰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余深服此語得尚論古人文章之法夫忠孝者天地之元氣萬物之精華也宇宙文章莫大於是江皋香草採之纈之在唐勒宋玉之上者貴其志之所鬱結為千秌不磨耳古人往矣得其性之近似者則見古人之忠孝節義猶我之忠孝節義也而津津稱述之不厭見今人之忠孝節義猶古之忠孝節義也而記傳銘誌之不少衰想其撫膺搦管之際真有日月鬼神江山雲樹無不供其感泣悲嘯

浙江圖書館

之致而發舒為文者然則吾隱子之為諸君子記傳銘誌也其在唐勒宋玉之上乎東坡云余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余喜得忠孝節義之人喜聞忠孝節義之事欲為文不朽之而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為忠孝節義之文者夫文不必出於己而始為工猶之忠孝節義不必出於己而始爲不朽也吾隱子其殆身之矣

浙江圖書館

岐山懶放大禪師語錄序

壬子夏五白巖法兄以岐山懶放大師語錄寄示余展卷諷誦焚香遥禮竟因思千里同風余以白巖得見岐山則知白巖即知岐山矣語錄云乎哉然聞大師開法衡陽提向上令展格外機皆以本地風光隨緣任運顧自署曰懶放以寄其瀟洒絕塵之致不因此可以想見大師乎當其嬾也聖諦亦不爲當其放也魔外亦莫測眠雲弄月嘯傲溪山竿木隨身逢塲作戲是爲真嬾踢翻鸚鵡鎚碎黄寉捏破虛空横擔佛祖是爲真放雖然余今日之法門誤以

嬾放爲沉寂曠蕩之蒿矢溺於宴安流於狂肆江河日下識者悲之惟大師之真嬾眞放爲救其敝而扶其衰余嘗聞大師之語矣出家非難造道爲難造道不難守道爲難守道不難行道爲難此大師爲己之真切也又云擢開四路聯報佛恩或爲落草盤桓或爲據款結案或爲抽釘拔楔或爲格外相見此大師爲人之悲憫也夫爲己之真切合之爲人之悲憫日勤勤焉以佛法担荷爲事在儒門當與濂洛關閩並爲功臣豈莊惠沮溺之流徒沉酣於寂寞之鄉逍遙於無爲之域乎余以法門秋晚得一白巖闢蕪

砥瀾其功不在禹下今以白巖得見嬾放大師且以大師之語知大師之救敝扶衰於法門也與白巖等世能眞知懶放者始可與讀大師之語錄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文昌社會序

今之所謂文者文也古之所謂文者道也夫子曰文不在茲乎盖言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今夫鳥獸之毨華草木之英蕊川岳之流峙日月之光華皆文也而非所以文黼黻三代筐篚六經禮樂以明之鬼神以幽之皆文之用也而非所以用乎文然則文之所以謂文者終不可以言傳乎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之所謂文者器也皆形而下者也所謂真文者孕於太極而不爲隱苞諸萬象而不爲顯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

浙江圖書館

之以襲氣毋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師廣成堪坏得之以歷崑侖濟大川神禹得之以鑄九鼎演龜疇傳說得之以騎箕尾等於列星何莫非文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後世神道設教莫不尊其權於帝君司命而侈談七十二化身焉夫真文之變化百千萬億不能盡其用而概之以七十二者何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七十二則時變一週矣其化身始曰張仲者尊孝友也孝友者宇宙文章莫大於是始於無始終於無終者也後世士子冒儒者之衣冠而俎豆之襲經史之緒餘而雕繪之真文凋喪而道統乃爲儒者

裂吾里張川文藪也有謀成久平二子慨然有志於古之所謂文者鳩諸君子立社享神以董其事抑祭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與抑以明德薦馨與諸君子共爲考德問業之圖也與屬序於余以誌其盛余不敏敬爲諸君子以真文相勗則有若研幾存誠之學如周茂叔之通書太極否則有若事天養性之學如張橫渠之東西銘否則有若居敬窮理如明道伊川守正尊經否若象山之主靜紫陽之格物陽明之良知皆所以發明斯道之精藴而爲斯文所寄焉也諸君子而有志於斯文必將日有省月有課

浙江圖書館

稽於古驗於今若何而不愧於天若何而無慚於獨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儼若在帝左右日降監茲異日諸君子以其學術敷揚鴻業流光天壤濟濟於金馬石渠間作斯文盟主豈異人任余不敏請誦倬彼雲漢之章以為諸君子壽考作人之券

浙江圖書館

禹航上高鍾山潘氏宗譜序

國史與家乘相表裏也作史者具三長然遇名臣碩士嘉言懿行記載闕畧必旁蒐家乘以補之家乘有誌焉銘焉碑焉傳焉而彙之者宗譜也故宗譜之作非特明世系别本支先王之所以治世君子之所以物躬可考而鏡焉余于禹航潘氏宗譜而益信其所関于治世物躬者匪輊也堯典誌治首親九族古帝王之親民而教之也卿有庠黨有序國有學而不外于家有訓故曰人〻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父兄所教子弟所循王者因之以為治今觀潘

氏祖訓何其篤至周詳也使世之聚族而居者盡如潘氏
之族相勉以孝悌相循以礼讓尚有不率以奸宄敗厥類
乎故知先王治世之具不外是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言行者君子之所以正內正外
也苟家庭之勿飭遑問宗族宗族之勿若遑問州邑以及
天下今潘氏之訓內外咸悉可誦可風與涑水司馬氏吾
越王文成勸戒其子弟者先後一轍使世之好脩者依為
箴銘何處有失德以墜厥緒乎故知君子物躬之方不外
是也不特此也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以

言乎闕疑存信也又曰祖宗有美而勿傳非孝也中也養

浙江圖書館

言乎闕疑存信也又曰祖宗有美而勿傳非孝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今潘氏所系世次始于五代梁周之際茂于宋繁于明前此者無考焉亦闕疑存信之旨也凡譜中豐功偉節隱德芳操必載焉以為後式子孫有勿率教者必勸懲創戒俟其悔悟雖嚴屏斥之條勿失敬睦之意所云中才之養以繩〻祖武者豈細故哉余故樂得而序之使世之脩宗譜者咸是則是傚云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壽金乳生七袠序

嘗聞蒙莊之言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瀨之外其神凝又曰至人之息深深其嗜慾深者天機淺蓋言嗜慾與天機不相勝而至人之逍遥於野馬塵埃之上者必其得全於天機而嗜慾不足以累之者也然吾以此曠觀古之高賢達士得全其天機者豈必絶情禁欲以自處於枯槁之域其嗜好所至往往結爲深癖而亦不碍其天機者蓋其性情不能無寄或寄於山水烟霞或寄於友朋嘯咏或寄於彈棊絲竹或寄

於麴糵沉冥以及一藝一物嗜好寄於此天機亦全於此矣吾於金子乳生而益信與蒙莊之言若合符轍乳生孝友天植於家庭日用閒率其至性行之不少文飾重然諾不茍取與能緩急人故閭里推魯連太任之義而乳生退挹不露德色當世咸以此重之居城市而有山林風味掌大一園流水繞門花竹披映晨起不盥櫛輒抱甕灌花終日忘疲真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致及友朋過訪移觴藉草晤談賭墅痛飲劇呼傲兀自得我醉欲眠款花枕石花影零亂之下月寒露濕別有華胥此數者皆乳生性情

所寄眞堪與古人把臂上下全其天機不爲嗜慾所累者也鹿門偕隱謝太君長齋事佛歸西之日一歷歷不昧而乳生平居不佞佛亦不呵佛布金捨宅以助法幢此又以天竺禪乘作寄者也素袍幅巾不逐埶利閒居抄錄道書採藥焚膏救人危病不市德不邀名此又以壺公濟世作寄者也乳生之嗜好無所不寄即其天機無所不全所以大椿之年日升月恒皆天機之所植子孫蕃茂福德勿替皆天機之所衍天機全者其神凝而物不能疵誰謂藐姑射之神人不於吾世復見之哉余與乳生爲中表兄弟自幼同

浙江圖書館

哺同塾猶一本也知乳生最深故因其七袠大壽而序其
高致以代稱觴云

浙江圖書館

松庭月舟二禅師語録序

宗門中有語録此佛祖慧命也然有其人傳而不以語録顯者不可勝紀或隨身竿木或古廟香爐或仰視白雲或沉踪煙水千載之下想慕流連莊子所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乃有其人語録已垂金石藏名山而風輪火刦卒零落于斷碑殘碣荒煙蔓草者又不可勝紀則佛祖慧命所係于後起者尚論之深懷与表章之巨識也白岩位中太師于宗門大統一書所謂功不在禹下而又肆其目力旁搜隱佚採掇𫍢緒亦云佛祖慧命所関豈可

聽其斷續而不力為担荷哉歲癸丑夏五寓余書云昨過
苕偶從山菴得松庭嚴月舟載二老真本語録見地超邁
吾洞上自来有人第恨脚下兒孫不得力以致祖父無聞
言之涙墮幸序数言簡端當謀梓以公天下也嗟乎古人
往矣慧光所照与後人相遇于語言文字之外而不得不
寄于語言文字之中使松庭月舟不以語録顯不失為松
庭月舟但後人之責視祖父謦咳遺音猶追慕不忘況佛
祖慧命所関乎大師今欲以二老人語録公之天下非直
以二老人語録公之天下也蓋直欲以大師公天下之心

浙江圖書館

公之後人也與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朱母張太夫人八袠壽序

稽古大壽必有大德以基之冨壽康寧歸于攸好箕疇之所以次也釐宜遐福本于戩穀天保之所以誦也惟我朱母張太夫人者以安貞之德集升恒之祉可無彤管之紀以昭兹来許乎竊紀太夫人生於名門夙嫻内則其于歸相夫子柔而恭敬而孝克勤克儉鷄鳴雜佩之風可賡也其為母儀以正厥家慈而嚴安而有礼有物有恒家人之正位可法也故鳳有苞麟有趾珪璋發其英蘭芝毓其秀皆太夫人坤厚之德有以植之深而培之固介尔景福惟

浙江圖書館

日不足如浥河源于崑崙酌而靡竭也如兩儀迭曜于天衢萬彙莫不沐浴其英華而春秋無紀極也所謂以大德基大壽其誰曰不然于是嫺戚子姓咸佐舞綵舉觥而賡誦曰既醉備五福太夫人有焉又再洗腆群相慶曰太夫人以無疆之德致無疆之庥吾輩相勉令德以無負太夫人教且以為祝勝于桃餡火棗之將也又舉爵乞言以倫太史之採風曰姜孟開先郝鍾啓後厚德者坤之儀上壽者國之瑞可無作歌以揚其盛歌曰秋水蒼莽秋雲凉藻荇交橫菰米香鳴珮設帨凝秋光羅筵肆席開華堂雲擻

浙江圖書館

珊〻雲錦章斐翮翩翾青鳥翔燁燿婺星輝文昌瑞靄藍
田種琳瑯玉椀新盛五岳漿冰桃雪藕紛庭傍笙簫鸞鶴
舞霓裳慇勤拜舞獻霞觴日升月恒祝無疆

浙江圖書館

壽陳母八袠序

余年十六七獲交於陳子雲潛始知有程朱之學自舉子業外以性理大全諸書相講究凡言動步履稍有過悞陳子輙正色規勉及登堂拜母始知陳子學問所自皆伊母晝荻丸熊之教也太母係汪氏名臣青湖公之後歸司理新我公十年即孀居撫藐孤茹荼飲蘗備歷艱苦御下以恩待物以誠周人之急濟人之危更有在古人所難處者太母處之裕如即古女史中所述不多讓焉淡泊堅忍六十載如一日陳子每向余泣曰母氏苦操聖善愧不能祿

養稍伸其志乃太母輙慰之曰窮達有命吾願汝以善養不願汝以祿養也與前賢之母如同一轍今八旬高壽尚夙興動履不進鳩杖子孫繩繩必有振起以光大其緒者嘗歷稽古之忠孝廉節自其性成雖不望報于天而天之報施自是不爽故詩曰釐無不宜受天百祿又曰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余愧不能執彤管揚厲萬一姑以數語備異日觀風之採云爾

順心大師語録序

禅宗之語録盛行莫甚於今日矣流弊種〻大抵不脫前人之窠臼埋没本地之風光夫不從自己胷襟流出而勦襲為奇雖錦心繡口博學雄辯如蘓子瞻黄山谷諸君子此中猶隔毫端況下此者乎余與順心大師為佛法眷屬三十年矣丙戌歲晦翁老和尚掩関古虞余晋謁函丈而師亦侍巾瓶因得接師言論親師行履直心樸貌已知為古佛再世乃師深自韜晦不以文采自炫不以門庭自高實證潛脩與世之影響杜撰妄自表暴者奚啻天淵今觀

浙江圖書館

其語録真所謂本地風光一〻從自己胸襟流出者余于是深嘆佛法之盛衰係于其人而非可以一時之顯晦求之也自慶山祖翁埋影潛光數十年落〻莫〻有遯世無悶之風晦老和尚踵其跡安淡泊絶紛兢世莫窺其藴而師之古樸真實嗣徽前人如同一轍蓋自英年入道遍叅古德於普賢行門無不遍歷平陽弘覺大師不妄許可而於師獨讚嘆不置今誦其讚師數語洵乎佛法所重在此不在彼亦使世知有本地風光如師者即子瞻山谷諸君亦當歛置而况其勦龔以為奇者歟

亦當鈍置而況其勦襲以為奇者哉

吾隱子集逸民序

易三百八十四爻而首一潛夫子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潛之為言兼樂行憂違之義而貫乎乾之始終故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夫合潛見惕躍飛亢而用之不見其首乾之道不外一潛也在坤則曰用六利永貞貞之為言幽人志士抱義守節見幾于履霜遠害于戰野天地閉賢人隱吾安吾貞矢志于勿諼而已故大隱者用天道次隱者用地道吾夫子志在春秋皇皇焉欲登斯世於

唐虞三代之治而其序逸民則自附于伯夷叔齊諸人之後意可知矣吾隱謝子負奇蘊不得志于時窮愁落寞以著書自娱上下數千載網羅舊聞旁搜廣輯手其所著逸民集示余屬序之余讀之慨然曰嗟乎古今士之不得志于時窮愁落莫以著書自娱者豈獨一吾隱子乎顧士各有其志焉著書以明其志之所存志存而文附之以傳否則無本之華君子耻之吾隱子固以不得志著書自娱然使其得志當世勒銘鐘鼎平生致君澤民之憾[頗]無少憾豈遂無以表見于千古而必曰窮愁始著書乎吾知吾隱子

浙江圖書館

不以窮達易其志者也故其集逸民也原本于六經浸淫于諸史其旨深故其義潔其蘊廣故其文肆其為逸民者紀以實不必為逸而亦例之以逸者廣以類蓋有得于潛之為義可以無所不統而乾之六龍統是即坤之永貞統是極之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無不可統于是矣學問出于其中經濟出于其中天人理數亦出于其中吾隱子亦曰吾志之所存非能以學之至是而志固可以至之而求之也然則不得志于時而窮愁落莫著書自娛者可槪之吾隱子哉

浙江圖書館

遠門禪師五燈續略序墖銘

浙江圖書館

遠門禪師五燈續畧序塔銘

紫陽作綱目續春秋儒者大之以為得千聖傳心要典禪有五燈僧史也自宋孝宗歷元至我明五百年間闕無記載夏五己丑種〻傳疑埜有續畧一書出於龍唐遠門柱禪師載筆遍歷名山大川不藏司馬子長而其命意表微與儒門紫陽等乙未夏愚庵盂翁自常山走書千里云龍唐逝世不朽事惟公圖之余不敢辭謹焚盥為序曰師閩之龍溪人諱淨柱字遠門別號鼾關俗姓陳誕之夕母夢凖龍遶搨故名應龍丱角補士弟子員娶生子潮然性不

喜塵俗究心内典有年偶病劇忽念死了燒了向何處去
病愈憩蘭若閱雲棲七筆勾慨然堅出世志薙髮徒跣叅
謁諸方禮碧巖賦山主為薙染依棲雲常律師受具尋讀
五燈會元焚香矢願曰某若發明大事當續此書以報佛
恩師天懷高曠器宇端穆同輩敬為碩學老參師終以礙
膺未釋往叩覺浪盛禪師詢以工夫不得力浪曰汝生死
未切耳師感憤涕泣次叅悟禪師於天童問云死了向何
處安身立命悟便打師曰除了棒請道一句悟復打云認
作棒入地獄如箭師云若無後語幾乎錯過遂入閩參祖
翁石雨禪師於普明翁一見器之會翁回浙上寶石叅午

浙江圖書館

翁石雨禪師於普明翁一見器之會翁回浙上寶石參午
星烱禪師屢以古德公案相徵詰師憤然曰參禪不窮到
底豈為究竟乃礪志矻坐至更深忽見山河大地與八萬
四千毛竅融成一片遂辭烱到浙復覲雨翁於寶壽翁巡
堂次見師便問一向門遠如今近了麽師曰近了曰幾時
師曰昨夜曰道一句看師曰夜短睡不足晝長飢有餘翁
曰不是你境界師曰為甚不是某境界翁曰只為太近師
曰禮拜和尚去也翁曰遠之遠矣師曰底聲低聲自此酬
機迅疾於差別門頭無不了了翁住皐亭之佛日師主後

扳一日翁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个甚麼師曰
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翁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又作麼生師即答以頌曰春至花開日秋來葉落時兒孫
元得力室內不曾知翁頷之丁亥春翁囑以偈曰繼祖續
宗貴子眼通純金璞玉野寉孤鴻千里萬里踏倒熊峯還
鄉一曲善為道中因辭遊嵩少輯諸祖行實所歷名山鉅
刹遇諸祖半偈片言必焚香稽首曰一祖復出矣網羅隱
佚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著書名續畧云者以
明表章祖道不敢自為功之意戊子春嗣翁拜方丈尋退
隱禾之不借居權關示衆有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

浙江圖書館

隱禾之不借居掩關示衆有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之句己丑春住寶壽初至饘粥或不繼逾年百廢具舉咸謂百丈再來辛卯昌邑侯同縉紳文學請住龍唐山破屋敗椽僅蔽風雨不三禩大厦崇成癸巳冬應會稽天華之請緇徒雲擁應机如鯨吞虎驟機語具載全錄中甲午春抵白門謁浪禅師於天界商確法門事金陵士紳見之深慰饑渴各賦詩為餞别秋歸龍唐冬結制英靈輻輳師提策倍於往時俄示微疾臘月十三日早曳杖出方丈謂侍僧曰晚課後鳴鼓集內外聽我分付課後衆集師

曰古人吽苦吽快活弄兒眼睛山僧不作這般去就何也漢家自有制度歛目而寂侍者復問曰和尚還有甚麼分付師又睜目厲聲曰我終日說你尚不會如今更要說个甚麼即吉祥而逝數日前主山霹靂崖崩其一隅山下父老夢祖堂棟墜越十有一日封龕顔色如生門人奉全身塔於龍唐寶幢峯下嗟乎師之律己精嚴接物寬恕宗眼圓明妙挾全提何能盡述猶記師主席天華之歲西適兄謂余曰佛法垂晚大半繪郊而淪雕檪而爨今得一本色道人可以砥挽頽風余問為誰曰遠門大師也嗟乎師聲

浙江圖書館

滿域中博贍今古高踞著述之壇氣宇如王而本色處人莫能窺惟西遁知之師續畧一書自矢頹至告成慘淡經營十有餘年諸方聞見其書以爲功不在禹下然余獨高師於戈戟紛紜之際處之恬然山谷所云鏡有山兒之形妙於不見骨銜波旬之鏃本自無瘡也乃爲銘曰

佛法海中漚何處是真實譬如一濕性幻作普天雨江河與潤泚溝澮及盃盎皆為受雨者而此一濕性莫能名其處掩室摩竭提拈花起缺禍祖禰不了事爛籐千七百續之豈爲功一滴投巨壑六鷁殞石五目治與耳治借以治

浙江圖書館

群生非關文字故我欽遠大師全提行正令於一藕絲孔
烹佛祖爐鞲時展金翅威倒用魔王印厥功等紫陽法統
傳千祀誰為不傳〻惟此一真實雕繪滿八寰本色惟師
式

浙江圖書館

禪悅內外合集序

余年十七八追隨季兄于曲水社作文談道所交皆一時名士二十四五隨季兄讀書于化鹿山同究性命之旨娛時季兄直入宗乘之奧而余則步趨程朱讀書暇輒焚香寘坐蒲團時或上下古今不敢苟為異同然余受季兄誨益學識亦漸進矣又隨季兄同遊于石梁念臺両先生之門講文成之學又數年季兄且登峰絕頂撒手懸崖與濟洞諸大老盤桓無虛日余方沉宦海望季兄如華岱烟雲飄緲天際又數年值滄桑之變沉光晦迹彼此畧同然當困

浙江圖書館

愁顛沛萬難消釋之際所得於學問之功各有真实受用
之處為生平得力之驗而不同于世俗虚談性命之學也
歷計讀書學道追隨季兄至今日四十餘年矣季兄悉出
其四十餘年之文稿相示大半皆禪門贈遺有関宗乘者
昔嚴滄浪論詩以妙悟為第一乘然止就詩論詩也若以
真实妙悟寫自己性靈正使左馬駕轂屈宋揚鑣猶或難
之季兄向謂余曰嘗讀竺乾氏之文性命之理非昌黎眉
山諸君所及然如昌黎眉山諸君作文之法則竺乾氏又
不及也焉得合之以垂後世示来學乎余即以此語轉贈

季兄世有知言者或不以余言為河漢也余不能窺此集

季兄世有知言者或不以余言為河漢也余不能窺此集之淺深因誌生平追隨四十餘年之大畧而序之若此歲辛亥夏五朔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子長姪七袠雙壽序

歲辛亥夏五余姪子長德曜齊壽諸姻友乞為黃竹白雲之歌以佐觴子長請于余曰知姪之深者無如吾叔氏姪愧德薄不能辭姻友之舉敢祈叔代為屬詞紀其实不紀其文可乎余唯唯不敢辭因念今之以文為壽者大抵皆矜張揚厲過為溢美如子長行高鹿門德傚太丘而粥粥若無能实且不存焉用文之惟是余與子長幼同整作文談志交相勵勗今老矣非徒以文為吾姪壽且欲以生平之实示諸姻友竊比于外史氏之義云爾子長舉黌宮時

浙江圖書館

先君子梅源公手書詩箋贈之内有秀才須學范希文許
大擔當千古聞之句予長藏之笥篋四十餘年矣每當風
雨晨昏輒誦此語以為梅源公之所以期予者重且大也
可無所以副之乎因苦志力學事親以孝閨内有賢助鷄
鳴昧旦庭闈礼讓交勉以道坎〻伐檀可風也猶之希文
斷虀畫粥以天下為己任之日矣晚年耕讀稍有餘貲深
得于猶龍知足之旨施予閭黨推之凡可以濟人利物者
無不力為且置田以贍族俾子孫繩〻繼之無德色無倦
容猶之希文義田義學而純仁麦舟之助先後一轍矣惟
是希文當宋君臣交泰之際建大業樹豐功書之竹帛以

是希文當宋君臣交泰之際建大業樹豐功書之竹帛以垂不朽子長隱居華門樂道自娛隱顯出處及道德功業不無大小之殊然其志則已確乎不可拔矣嗟乎士固有佩服一語終身取之若券者豈非有志者事竟成而世之士大夫擁厚貲自肥終歲攢眉惟日不足閒為談施予則如割股肉不知其所營謀者何苛也亦可以翻然自愧矣余故以先君子之詩句而紀其實以告姻友因與諸公舉觴相屬曰今日之壽子長者固勝于黃竹白雲之詞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百愚上人語録序

一千七百則之先有公案否前此矣前此則何以一千七百則獨傳發端焉耳發端則有廣之者矣諸家語録是也語録者語言文字之屬也前此舉語言文字而掃之矣以為佛法之障也繼此可得而掃之否曰存之則為佛法之障掃之則更多一語言文字之障矣然則掃與存果何居曰貴乎其人焉爾其人存則其政舉語言文字皆神奇也其人亡則其政熄語言文字皆臭腐也以臭腐之語而出于佛祖之口則佛祖之矣以神奇之句而出于野狐之口

浙江圖書館

則野狐之矣吾故曰貴乎其人也然而其人則難言之矣求其人于佛法之季則益難之矣洞〔濟〕宗百愚大師者聞道最早操履嚴密愚庵山翁兩老人共推之以比帷燈匣劍其光鍔以韜斂為奇及其苦心為人寶珠肆應則全体大用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其嗣其師以其師之語録示余而乞為序言嗟乎余所謂佛法之季而難其人者今于大師得之矣夫大師之品行諸方所共仰而知者或以為光風霽月或以為泰山喬岳或以為祥麟威鳳或以為勁柏孤筠而要不離真实者近是經云惟此一实餘二則非吾將

浙江圖書館

以大師之实求大師之人而著其言語文于不朽以云傳

也更將曰語言文字求大師之人而必著其实以云救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贈大司馬趙公節制兩浙政成再疏陳情歸塋序

古今之以孝治天下者虞舜也以孝治萬世者孔子也以孝事君安民四方則而象之者周公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封山濬川命官禋帝無一非克諧底豫之精神故中庸以祿位名壽本於聖德必如是而始盡其孝之常非有溢於孝之量也孔子以六經治萬世而至德要道首重於孝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周公撥亂返治處流言之變集鳴鳥之祥禮樂制度皆從達孝中來繼此而三代以後人臣之豐功偉績勒銘旂常者代不乏人然念念從純孝

浙江圖書館

中根底而出者指不多屈也今余於大司馬趙公而敬慕之誠有不容已於中者能不樂道而以公之天下萬世乎雖然公之品行重於岱嶽功績著於鼎彝忠誠格於廟堂惠愛及於兆姓者史自能書之余不能多及然書不勝書書其重且大者史例也公自恭膺簡命以重臣節制兩浙東南之寄惟股肱是賴焉公則曰吾期以無忝所生者上答聖明也前此兩浙兵悍民驕譸詐多事雖嚴刑不能禁虛患不能懷公則感之以德待兵民以一體自此伍無譁市無囂矣前此告訐匿名猾吏乘機舞文中人之產立破

公則勸誡諄諄嚴懲其弊不務感人以言而動人以誠自
此而吏緝其奸民懷其德矣前此寇攘竊發窮極兵力不
能禁止且盜每誣良吏一切繩之以法公則開誠布德以
安輯之不特盜不敢誣民而民自不為盜矣前此青衿挑
達學較陵夷公曰教之不行自上始也士子有一得之見
上獻其詞者公皆接之以禮苟無所短長亦靡不愧服自
此而士人之知廉恥興禮讓者比比矣於是赳赳干城肅
肅屛翰允文允武萬邦為憲皆誦公不替而公所以身為
董率者則惟有澹泊寧靜嚴一介之節以厲素絲之風昔

蘇軾之論伊尹匹夫匹婦不獲其所引爲己恥而必本於一介不取之大節故曰有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公之介懷清操不愧四知宜其吏則民懷格於神明光於四海與乃余以窺公之微則一本之於孝思而發之爲治行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公屢疏陳情哀思迫切天子嘉其孝欽賜歸塋期以數月強之靡盬以無負東南之望公之情必有所不安者然余以大孝素知公心公之服官涖物無一非孝夫合萬民之懽心以事父母雖生死無間也公之孝豈尋常世俗所能測識哉故公之品行

浙江圖書館

功績忠誠惠愛史不勝書而余則以公之品行功績忠誠惠愛而揔本之於孝亦善不勝書〻其重且大者之例也余爲公子民生平不事干謁世不喜諛言以文字媚人者然緇衣之好根於秉彝且以公〻之天下萬世又豈恃余之一言爲不朽乎

浙江圖書館

贈李燦翁德政序

浙江圖書館

贈李燦翁德政序

古今具濟世之畧者必有超世之志其意趣常寄於萬物之先而不爲物之所役故能處大事而不惑履非常而不驚歷覩古今名臣將相如一轍也三代以上不具論漢晉以來如孔明安石杜預羊祜諸君皆以風流名士指畫運籌當其養氣於無事之時棲神於淡漠之内則或癖志詩傳怡情山水若無意於當世之務及其出奇制勝臨變應敵似有夙儲於神明而應之暇豫者人始服其濟世之畧非尋常之才識所能及也今余於燦翁李公祖之師吾兩

浙也而具見古名臣將帥〔相〕之風焉公自幼讀典墳握鉛槧
振其才華悟其精奧非文人一流之業昔晉謀元帥於六
卿曰郤縠可敦禮樂而悅詩書公非其人與至其待軍伍
以寬而士飲其和如郭汾陽之刁斗不驚持一己以嚴而
人欽其潔如曹武惠之圖書盈篋故當世之望咸歸之乃
公之沖懷雅度畧無矜才恃能之色此又人之所難也然
余更有以服公之微者公之坦誠與物無競當世匪人有
以睚眦相中者公置之不較如浮雲太虛聽其出沒此其
度量有遠過人者余嘗謂柱下之守雌竺乾之忍辱儒者
之不爭皆以柔制剛以忍服物公豈其天性然歟抑道之力

之不爭皆以柔制剛以忍服物公豈其天性然歟抑道力所致歟要之公蕭洒出羣之志落落莫莫視世之從從於名利者無一足以累其胸中故卜其異日之功勒景鍾敢之若寄寧直兩浙之受恩戴德而已乎抑余渡錢塘覽明聖湖望南北兩高峯古之爲湖山生色者如李鄴侯白香山蘇子瞻諸君煙雲泉石供其嘯咏乃其惠政寔被於吾浙者正非俗吏簿書所能及公之高風曠懷上下諸公宜其惠政之及咏歌於不衰與余素性朴拙蒙公水乳之契相期爲千古之誼因作序贈之以誌不朽云

浙江圖書館

璧庵轉禪師禪源頌序

記曰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豈非以河為海之源海為河之委先河者所以重源之自出也雖然河更有源焉禹貢導河自積石言自者非源也禹貢隱河源于不言蓋有深意存于其中知此者始知大禹行所無事治水之第一義後儒不察以為河源于崑崙夫崑崙之于河猶之積石也更為之誕其說曰九曲之水從天上来夫原河于天猶之原河于崑崙也若然則河源究不可知乎水始于一滴一滴從何始知一滴所始則雖源河于天可也源河于崑

崙可也源河于積石亦無不可也不特此也分為九河以入海々之浴天盪日炯波之出沒魚龍之浮沉碣石尾閭之奔放激注水之委在海矣水之源在海也法海之源流亦若是已矣壁菴轉禅師吾曹洞宗龍象也一日出禅源滴乳頌示余自始祖以至潮山無不披析骨髓撤翻窟穴藉予一言以為之序嗟乎源流有頌葛藤也頌而有序是重增葛藤也姑以源之一言作塗毒鼓俾聞之者身命俱喪可乎且自今日而上遡之育泉于始祖振瀾于洞山揚波于散木濤之以金針彙之以玉線祖々被以醍醐家々

沃以玉液源至此而漫衍廣大遍刹海無以貯之矣夫遍刹海而不能貯此一滴者以一滴所自始者固非刹海所能量也一口吸盡西江猶是第二月在然則余與壁庵禪師其觀于海者難為水乎并以質之海內使沿流逆源者無望洋而嘆則幸甚矣

浙江圖書館

贈高邑宰序

嘗讀詩至泂酌之篇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慨然嘆古之治民者非治吾民之為難而乎吾民之為難也夫屬毛離裏置之懷中而噢咻之者父母也既已民之矣則為勢所屬以分相臨曷為父之而母之與傳曰凱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強教悅安之德與屬毛離裏之恩無以異由是知後代之史言循吏者無如詩之言豈弟言父母為親且切也乃又先之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饙饎者何居詩人之意取其絜蠲明信之德薦于鬼神羞于王公于以

流為政治則無不悅飲食而誦神明固其所也予以詩人之旨上下古今其史之稱廉（循）吏者其皆廉吏乎然史言廉吏可為而不可為又何說焉夫今之號為吏治者吾知之矣一則務為擊斷以立威一則務為鉤深以炫智一則務為容悅以希世一則務為粉飾以矜名此四者廉吏所不能為亦不屑為也然則父母之責其克副此者亦寡矣邑宰高公以名進士出令吾越自下車以及政成民之歌舞我公不可以一端盡余為舉其大槩則曰至誠以相感故民不忍欺以意平易以及物故民不忍瀆以私而已夫舜

民不忍欺以意平易以及物故民不忍瀆以私而已夫舜

文宄法偏容于發奸摘伏之政公曰我子也刻轢以傷誠求扟鞭朴不施智術不恃顢尾是念依依孔邇乎吏道龐雜多出于賞罰過當之時公曰我子也深文以傷怙恃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悃愊無華寧我婦子乎民樂公之誠因樂公之明也民樂公之易因樂公之仁也而公所以制治之原則尤在嚴一介之操以致廉靜之化公介由性植清畏人知退食之暇每誦斯飢較古之懸魚拔葵者更過焉昔范希文以天下為己任在斷虀畫粥之日孔明功業基于淡泊寧靜之言然士之伏處稽古或有厲志自矢及

服官涖治遠所懐来以奕其初節者可勝道哉吾以是知公之制治其學之本源固有所自出而非從今日求之者也余不敏耕隱于鑑湖之濱不敢妄交顯貴亦不能為誦諛之文今沐公之化竊為近日吏治所罕遘且與父老伏臘桑柘歌詠其事以告當世之咸有父母斯民之責者亦詩人泂酌之旨也

浙江圖書館

贈王蒼嵐序

古今名臣炳耀史冊者不越三端一曰功業一曰文章一曰氣節夫功業由乎胆識然必乘時遘勢方得銘鐘勒鼎如机會不偶蘊結顛躓今古同慨文章如馬班李杜昌黎眉山諸君窮通相半每多不得志于時者之言若氣節則于文章功業之中兼輔而行樹不淄之槩挺不抜之操雖艱苦困鬱之際能矯然獨伸不欺其意然氣節有大小焉爭一己之是非明一事之本末不畏強禦高蹈遠引此猶其小者也若為民生爭休戚地方爭利弊爭之不得且為

浙江圖書館

民生地方代受其過又恬然受之而無芥蒂之色則是氣節也而道德居其中又何論文章功業之不朽于今古乎如吾使君王公斯其當之而無愧者矣當哈提帥氣焰彌天之際越民受毒者水深火熱無由奔訴一時縉紳皆阿諂誦德以希倖免有司皆斂手膝行屏息畏懾公獨能自出行其意出民水火而衽席之兵卒橫行于市井者公以法繩之不少縱民賴以安于是哈帥之營將無不懾息而怨公甚哈帥亦以為一時縉紳有司惟我意所欲為公獨與之齟齬憾愈深遂搆小隙上其事于朝廷時朝廷知公之

浙江圖書館

直節有惠政因哈帥有內護于朝者遂奪公職一時浙東之士民號泣遮留不可得嗟乎當哈帥縻爛越民之日民畏禍不敢言縉紳有司不能代為言欲有言者亦皆畏勢計害或伏處泥塗終無所伸其言後朝廷以他事摘發哈帥虐民之狀置之法而公之向日為吾越生民爭休戚爭利弊甘為越之士民受過者尚未能為之一伸其言也豈三代以後直道不行于世乎抑公論之在人心久而自明而不在一時之表白乎余越民也伏處田間知公之惠吾民也處甚難之勢而其仁心仁政以氣節輔之而行卒能

浙江圖書館

伸其氣節以無負于古之名臣何可不一序其事以告後之作史者乎

浙江圖書館

贈柳麻子序名遇春字敬亭以說書名世

生公說法頑石㸃頭柳翁挾廣長舌刻畫千古鬚眉能感悟人猶之說法也說書技也說法則進乎道矣余初識柳翁於芙蓉湖上贈以偈今柳翁来越寓余家同宿起者四旬晨誦金剛經斷殺茹蔬俠腸本色皆道人風味益信前偈以說法尊柳翁不虗也若其崇尚氣節与左大将軍交情本末具載諸名公詩文余故不具述

浙江圖書館

請本末具載諸石公許文今故不具述

偈以說法尊柳翁不虛也若其崇尚氣節乞左大將軍交

句嚴論金剛經斷疑說佛頂本乞宿道入風味益信前

翁於笑落湖上贈以偈今柳翁來趨寓余家同宿越四

悟入猶之說法也說書技也法則進乎道矣余初識柳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柳翁技廣長舌到盡千古聾聵能感

贈柳敬亭序　石遇春字致中以說書名世

壽蔣鎮宇八袠序

壽蔣鎮宇八袠序

古今大壽多屬於大隱大隱者非必梓丹躡碧採芝劉朮爲山澤之癯也或隱於將相或隱於屠釣或隱於商賈將相而隱者金馬寄跡白衣運籌寓遯世於濟世之中渺哉不可及矣至於屠釣商賈皆英雄不得志於時者所爲也高蹈出俗之標以至性行之雖混處汚濁而皭然不滓然其本根之地忠孝慷慨有確乎其不可拔者則千古一轍也太史公列傳首夷齊推大隱也次之以黄老夫黄老非世所稱乘雲氣御飛龍神明而壽者乎又終之游俠貨殖

以爲游俠不足傳則延陵非大隱乎貨殖不足傳則子皮
非大隱乎故能合游俠貨殖與黃老夷齊同類並觀而大
隱之義始著吾同里鎮宇蔣公當大衰以德長於鄉人推
重之有太丘之風余友程子耳瞻曾爲予言公少時工舉
子業不售又習見當時在朝士大夫多商賈行心竊鄙之
乃盡棄舉子業慨然曰吾且寄跡商賈以矯當時之爲士
大夫者時大帥毛文龍建旄海島公挾貲往來其間縱觀
大海中波濤之淜湃蜃蛟之出沒三神山之飄緲以發舒
其嶔崎磊落之氣又得老子不殆辱之戒以居家庭得大
易無咎無譽之義以處閭里要其持身立行惟孝友敦讓

浙江圖書館

其崟崎磊落之氣又得老子不殆辱之戒以居家庭得大

易無咎無譽之義以處閭里要其持身立行惟孝友敦讓有大過人者丹顏鶴髮優游閭里豈非予所謂大隱之流神明而壽者乎其長君霽章有幹才重然諾較然不欺其志孫三八長文炳少年遊黌序能文章旋將鵬蜚鳴爲金閨石室彥則公收三槐五鳳之報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大壽之徵豈徒及其躬乎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饗飲食禮極重矣余桑梓之末幸見公之壽而賢又不及見三代設酳執漿以羞黃耇之典惟以公之敦本厚倫爲大壽券觴而祝之其亦獻老乞言之遺意云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林平山浪帆草序

古今稱善遊者司馬子長也覽龍門九嶷諸勝上下数千年網羅舊聞以發舒其磊砢激昂抑鬱牢騷之志雖史也而詩之道存焉矣古之無意于遊迫而與遊相值者杜子美也流離顛越歷齊魯陝蜀發為詩歌沉鬱頓挫聞之者足以戒雖詩也而史之道存焉矣故論史難論詩又難論詩于遊更難夫同一山川都會日星霜露之變飛潛動植之微庸衆人遇之寘然不知所感即有感觸不能自鳴其所得間有所鳴不能感物入人性情使千百世下讀其詩

不能遇其人其于遊之道均未有得也又曷能詩林子平山具龍門工部之曠才奇抱既不能給筆札蘭臺石渠間叙千古得失不得已寄意于遊興會所觸緣物賦情大扵皆流連感憤之作也自感深故感人亦深林子自題曰浪帆草志遊也嗟乎林子之詩不盡于遊三十年息影埋光栗里自娱其衷尚操志為何如者偶而遊偶而詩浪帆草其足傳林子乎林子自足傳矣

浙江圖書館

林子綱目外傳序

遇有顯晦事有成敗者天也不以顯晦易其操不以成敗變其志者人也至人言人不言天上觀千古天定勝人者居半人定勝天者居半至人則獨以克修人事著爲治世之書一見於春秋再見於綱目春秋言天者多矣書災異不書事應以爲弑簒亡國皆人所自致故春秋以人治人不得以天自處進退予奪所謂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也綱目繼春秋而作終綱目之書其以人力勝天而天不敢違者有二至人爲遂成古今之正統而綱目亦因

浙江圖書館

之而大書特書以爲此二至人人之所至即天之所在也一爲漢之武侯一爲宋之文信國終綱目之書心乎國忠廼事者不可勝書此二至人者獨能使天不敢違而以西蜀一方崖山片土爲正統之所繫亦曰鞠躬盡瘁之死靡他不以遇之顯晦易其操不以事之成敗變其志也余讀林子君言綱目外傳所爲至人言人不言天而人之所以勝天者益信爲林子負奇志尚節俠晦迹潛身足轍半天下自黔至滇間關萬里以自達其至性之所期險阻患難皆人世未嘗有之事其心良苦其跡甚奇余不能盡述當有

別記在制作之林其所著外傳一書則大半險阻患難中

浙江圖書館

别記在制作之林其所著外傳一書則大半險阻患難中燈火熒熒風雨蕭蕭或感憤悲歌或正襟危坐借綱目以自達其意成爲古今治世之書使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務盡其當爲之事人事盡而天不敢違一人之人事盡而萬世之信史亦擧天而屬之耳然則綱目外傳之作林子志綱目之志乎猶之綱目志武侯之志而以西蜀存漢志信國之志而以崖山存宋乎主人習其讀而觀其傳蓋有大不得已者存焉耳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勸積字序

昔蒼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此外史之言以為淺天地之秘鑿混沌之竅而機械變詐所自開也不知文字之祖始於庖羲之一畫一畫具而三極之道傳日月燦於上江河行於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夫婦五倫經緯於其中於是而制度文為取士禁奸之法養老祀先五禮六樂治民事上之制無不大備此文字之功也世人習而不察輕忽文字其罪等於焚書故太上感應與司祿帝君皆諄〻以敬重字紙為訓蓋以敬重一念即一畫所自具始天地人三

浙江圖書館

極所自具文字之功不可量敬重文字之功亦不可量也
然以神道設教與士子鼓之舞之相與勸戒而樂道之則
更有種種之福利與種種之果報在焉

浙江圖書館

斯氏族譜序

太史公作世家敘其派系源流使後人可考不忘所自又於其事之美而可傳者必爲表著非徒爲鏡古者得失之林亦以示後世國史家乘是傚是式也然事之可傳者莫大於孝六經所載尚矣漢重孝弟力田諸科上以茲治下以茲教豈有二本歟吾讀斯氏家譜而歎斯氏之發祥方蒸蒸未艾焉曷言之夫斯氏始祖孝子公在赤烏間籲闕代父死蒙赦今廟食俎豆於東陽其後銖四公百一八公居暨陽爪瓞繁茂皆以敦倫植本世其家今其賢裔因舊譜

浙江圖書館

散失載筆脩葺或總厥事或襄厥成曷勤〻其殫歲月以
終始之與亦曰吾祖宗有美而勿揚非孝也吾子孫勿克
纘述先德分別支派不知一本之義非孝也揚祖宗之美
祖宗之孝傳而賢裔之孝亦附之以傳推之而孝友睦婣
任恤族黨之美種〻皆附之以傳又廣之而致君澤民立
大名顯當世後之因孝以高大其閥閱者亦無不藉此以
傳余故知斯氏之種德邁發祥自遠也夫子曰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此物此志而已因爲之頌曰
稽古芳蹤至性天植籲父之寃呼天號泣飲血闕廷得蒙
矜恤誰非人子念之心惻高比岱華光並皎日俎豆斯山

矜恤誰非人子念之心惻高比岱華光並皎日俎豆斯山
千秋廟食
先生諱敦吳赤烏間父以發粮罣悞朝擬極刑先生年
十四叩閽願代父罪飲血於廷吳主憫其孝併赦父罪
賜斯孝鄉於東陽斯山頭廟食不朽
孝子之後厥世永昌公以氷玨肇居暨陽源深根茂流遠
枝揚以續祖妣斯千發祥明德是崇咢彝是將譜牒奕世
雲漢為章
先生為斯氏銖四公年十一往暨陽訪親過宋氏門宋

浙江圖書館

氏具知人鑑妻之以女因家焉以厚德稱於鄉斯氏之繁茂肇於此

浙江圖書館

讀禅餘集偶記

余少年從念臺劉先生遊講明程朱之學屛黜禅老斯時季超兄方究心竺乘余晨夕爭辨不置一日夕余忽夢入一大城僧輩數十人環余而拜稱余為雲陽大師驚寤言之于季兄季兄曰吾弟闢禅斯夢從何來吾當為汝覓雲陽蹤跡乃遍檢高僧傳五燈諸書並無雲陽之號十餘年之後竟置之矣後余令南平素欽鼓山高風斯時先君子手註金剛經托謝居士耿乞鼓山一序以當拱璧復蒙賜禅餘集諸錄余渴欲一訪函丈在衝途兩檄中無片刻暇惟

浙江圖書館

逞礼青山而已及國變後余削髮寄跡空門歷各禪院遍叅知識以父母命復歸家隅南平作吏時又將十載偶一日讀禪餘集中重脩聖泉岩序始識雲陽大師夙昔因緣踴躍明悟葢雲陽師在萬曆初年以居士服聽楞嚴經發心剃落為大善知識聖泉岩即在余作令之南平也嗟乎使余向日作令時早知此一段因果必親至聖泉岩慰問猿鶴重整笠瓢乃竟當面蹉過幸皷山于有意無意中引逗根苗則皷山于余真有夙世大恩不可思議異日倘重至閩五体投地何敢愛此身心不以奉塵刹乎因援筆漫記

興教寺碑記

象田寺舊名興教寺去縣西二十餘里唐乾符六年建本名建福天祐三年吳越王更名象田宋朝太平興國九年僧梵卿又改今額國初寺廢萬曆乙巳三十三年邑侯待聘徐公嘗親履其地詢之故老追復近寺沒產命僧重建寺址有廨石大可蔽一室相傳神運至此名飛來廨千載之下令人想見當時僧侶之多香積之盛矣寺後為蟠龍山前為東嶺旁為舜井為自來峯衆山環列如屏如障二水合流歸于巽隅風氣所鍾固宜大雄宴息寶刹長輝然

浙江圖書館

而蓁莽且二百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復覩輪奐之新故知
山川雖靈不能無待于人也

浙江圖書館

宋氏宗祠記

余友宋齊生篤行君子也與余三十年金石之交自述其族譜并宗祠之槩曰曾祖號守拙於嘉靖戊申年剏立宗祠當時有朱拙齋先生為作記載在宗譜已百餘年茲因舊祠狹小特為改建奉始祖于上始祖號太庵金部員外郎之季子也贅居江頭沈氏遂家焉今新祠告竣請誌之以垂不朽余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重本也故萃渙之義皆重立廟逆一本而分者從一本而合仁孝之心達之天下取諸此而已今吾越中兵荒之後畫棟雕甍盛衰

浙江圖書館

興廢增人慨慷者可勝道哉而重本始之義者廖、無幾則宋氏之族其賢于他族者遠矣昔趙献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誦善禱今余亦將為宋氏之宗祠禱曰父與父言慈者恒于斯子與子言孝者恒于斯兄與弟言友于天顯者恒于斯士與士課文章較德行農工商賈脩其業洗腆致敬以孝養厥父母者恒于斯則宋氏之宗祠其將世、不朽非不朽于余之言而不朽于宋氏仁孝之心也余故做古人頌禱之義而為之記

浙江圖書館

倣古人頌禱之義而為之記

廣戍庵記

谿城西郭門內有廣戍庵乃圓因禪師焚脩地也師俗姓王法名廣戍自幼植善本稍長重然諾喜施捨乞嗣今之優婆夷主是庵者乃其夙配也俗沈氏法名通復師與庵主中年慕道夫婦雙脩今之庵院乃師向日鹿門偕隱日夕營搆焚香供佛庵主助戍之力居多師為居士時經營稍贍與庵主淡泊自持捐貲飯僧并不住布施慕普賢行門欲以承事一切諸佛其素心也自披緇十餘年道行堅固歸西之日吉祥善逝塔于庵之右并普同而三巋然鼎

浙江圖書館

峙皆師生前卜地預建而庵主手口卒瘏以成之者也嗟乎石光電火身世無常借緣固不能久留滄桑變易梵宇珠宮鞠為荒烟蔓草者亦不可勝述是在得其人以主之所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耳庵主深有見於此其素所皈依者為今之鷲林大和尚于是潔誠奉迎盡捨庵之所有為供養諸佛地至于百年之後廣戒師與通庵主塔前一瓣香生生世世與此庵同不朽矣余因此有慨焉今之名出世為大菩薩者未免戀戀三嵗即不然自護其法門嗣泒我見未除互相爭高取譏當世今庵主不

護其法門嗣派我見未除互相爭高取譏當世今庵主不
以眷屬為念不欲以優婆夷寺保守是庵而惟以屬之有
道者此其知識豈非有大過人者乎然吾更有所敬慕焉
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世之蠅營蚊聚于名
利之場固不足責即以辨道為志者其末後光明多不能
保若夫偕隱雙脩自龎居士之後指不多屈吾固知廣成
師與通庵主非于夙昔諸佛之前深植善縁者未能有此
一段善果也師俗居梅市與余同里聞見最切鷲林和尚
又與余為法門夙契故樂得而記之如此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寶城寺碑記

考舊誌寶城寺在吾里梅市之陽滄桑屢变故址鞠為荒煙茂草不可復問崇禎己巳歲有僧本明不（憚）勤瞿欲復寺址而鼎新焉謀之吾族般徵公効跡給孫捐田搆屋三間此寶城寺名廢而復興之始也嗣後歷傳數僧至崇禎己卯冬有天衣慈觀禪師高足證賢上人駐錫于斯朝夕焚脩蓮漏之暇拮据勞瘁甲申冬建韋馱殿新佛像請法寶泐石築壩雖藉衆緣共成实證賢上人日夕勤儉苦脩洪願足以取信于衆檀此寶城寺之復興以漸底于有成也

浙江圖書館

逮甲午復闢寺基重增椽宇刹竿煥然一新蓋自證賢歸西後其高足接踵者皆以真實行門感化一方所云戒律精嚴六和兼倫于興復此寺之始本願實可不負云嗟乎自己巳及甲午以迄今四十餘年矣寺之始復以至于成共歷幾僧々之發願担荷以及踵事繼述者又歷幾歲其間助成佛事自一莖草以至布金又歷幾檀那且數十年之間幾許日星雲物之變興亡存歿之感烏可以無記而諸檀那于此寺有始事樂輸之功者例并得書曰勒石以誌前人之績勿敢忘也

前人之績勿敢忘也

王茂遠夫人募建靜室疏

嘗讀禪燈如龐媪靈照臺山燒菴諸公案以優婆姨得道者不可勝計又讀史傳如共姜伯姬曹大姑夏侯氏諸烈女香節貞風表著天壤未聞以蓮漏蕉團寓其霜雪然末季衆生苦海大雄氏以放便法門度無量衆凡忠臣義士節婦孝女慷慨激烈無從表見者往往寄跡於禪乘又不可以古今一例拘也茲茂遠先生以佛果再來早逝蓮邦易簀之際誦經勿輟上有白髮下有幼孤乃茂遠夫人苦節勁操事舅于堂撫孤于膝又日刺舌血寫華嚴經藏形

瘁骨立及舅氏予安先生去世而幼孤孝輿已長家執愈
衰窘夫人乃屬孝輿以筆墨糊口四方不意孝輿又以勞
悴早世嗟乎夫人之荼苦備嘗諸艱畢集造物若特授之
以成其志攘而夫人終身之痛乃欲搆數楹供佛以完其
刺血寫經之願嗟乎古之烈女留心禪教者豈無其人但
史册所著裨益世教不欲以天竺氏立訓耳若我子安公
暨茂遠先生及孝輿三世皆為佛弟子頗有白香山蘊子
瞻之風而余聞子安之尊人尚書墨池公尤好道勤脩則
夫人之生生世世皆佛門眷屬也以世世代佛門之眷屬而
事佛不衰其苦節勁操不愆此而益著哉余故佈告於同

事佛不衰其苦節勁操不於此而益著哉余故併告於同人之好佛者生尊敬心立喜捨願列女傳禪燈集不作異觀可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念佛放生會募勸疏

三教之道一也而均墟之論每〻辨論異同各執己見至於好生惡殺則雖極好辨者不能異同於其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孔之勝殘去殺孟之見生不忍見死與道德玄文竺乾三藏豈有異理然則何以放生之說獨舉而歸之釋氏乎三代以後王政不行伐木殺獸之戒未伸儒者即有好生之心止能存其理未能見諸事況果報之論易於感衆普勸之力必資檀那故不止放生歸於釋氏之教即掩骼埋胔橋梁利涉種〻功

浙江圖書館

德何莫非釋氏之行其教以補王政之未逮乎然則戒殺放生何以首重念佛夫阿彌陀者即無量壽也無量壽者即無生無殺之本然也人人具無量壽物物具無量壽迷者執其形軀不能窺其大同戕物之命即以戕己之命速於影響豈藉輪迴然金剛經何以云無壽者相乎夫無壽者相始知無量壽知無量壽始知本來之無生無殺知無生無殺始為真戒殺始為真放生始為真念佛雖謂靈山一會至今未散可也

華嚴寺募序疏

吾越華嚴寺始於晉永和三年護軍將軍王羲之同會稽王司馬昱請勅建嗣後宋寧宗慶元三年檀越馬公重脩陸游著文立石紀事班班可考今大殿圮毀僧炤骵等募脩屬為緣引嗟乎諸檀亦知寺之名為華嚴何義乎夫風不可繪氷不可鏤空不可斡彿法不可以名象思議求故華嚴大乘具種種法門不可思議善財菩薩參種種法門種種功行亦不可思議而究竟無聖解可得無聖功可圓無階級可循無果位可住此華嚴大意也今法門衰晚名

根我相橫於胸臆恃其癖見堅不可破因而是非形焉搆鬬興焉以名藍為提徑以勝地作三窟雖長者布金可預佛事瓊樓寶閣徒增衰相而已若有以大方廣佛之旨遍告同人破其自封自畛之界則處處可以樓閣重開剗其自高自慢之私則人人可以別峯相見化其一切自知自解自功自利自聖自賢之心則在在可以塵塵混入剎剎圓融雖謂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皆作不住布施之實錄可也不特盡河沙珍寶盡河沙身命布施即四果十地俱無所住即以四果十地布施也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俱

無所住即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布施也衆生如是無住

浙江圖書館

無所住即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布施也衆生如是無住虛空如是無住佛法如是無住即以衆生虛空佛法盡布施也顧名思義願諸同人共入華嚴之會盡作華嚴之觀同為華嚴功德共集華嚴福慧將見華嚴全部日于此等動地放光雖謂龍樹所記憶猶是落二落三彌勒文殊必為首肯若云地以人重事以文顯則有義之陸游諸公在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募裝大佛引

古德云人人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放光動大所謂無位真人者不落色相不涉思維無動靜無成毀無內外無終始識此者可以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即維摩會上萬六千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於此全無交涉故云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然經言世尊頂放百寶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離相求佛亦無是處此修行者不得不以像教持世也今海福菴雷白師欲募檀那作紫金光聚六時禮拜以資靜習求余作募引余不能卻然余

浙江圖書館

無給孤之賢又不能摶沙成佛止有一現成公案酬雹白師與諸檀護昔天衣懷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不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爲甚一見一不見請向這裡道一句許你輝天爍地耀古騰今亦不負雹白本來修行願力諸檀護無僅作募引觀可也

浙江圖書館

澄心寺募疏

會稽縣東有澄心寺者乃勅建名藍也考縣誌唐景福二年吳越武肅王建周顯德五年改水心院治平三年改今額嘗誦孫逖訪道此寺詩狀形勝則有倚閣觀無際尋山盡太虛之句吊古蹟則有岩空迷禹跡海静望秦餘之句寫幽邃則有翡翠巢珠網鵾鷄閙綺疏之句摹壯麗則有晴分五湖勢烟合九夷居之句千載之下讀其詩輙神遊于千載之上覺花香草掩映無際淨土金繩儼然未散矣自景福至今星移物換興廢不常零露荒煙昔今同慼然

浙江圖書館

而道待入行事以緣舉幸鷲林大師卓錫兹剎道風馥郁龍象皈依整頓綱于鐘鼓理廢緒于晨昏葺楹補砌漸有成規尚有天王殿朽圮既久幾于倒却剎竿亢入院瞻仰輙深慨憫惟是財力不給須藉衆緣浮圖千仞合尖非一木所能法雨普沾瓊樓即莖草所建諸方能有赤手扶起破沙盆作不可思議功德者尚有孫遯居士末後詩句拈出相報嘗聞寶刀贈今日奉瓊琚

重脩安康寺觀音殿募引

蠡城西北有安昌鎮近海饒魚鹽之利商賈士女往来輻輳亦一都會也鎮有寺曰安康建于後唐長興庚寅年歷今十一甲子矣傳聞西廡有鑄橋樓朱晦庵劉青田諸儒皆有題詠惜湮滅無遺當夫人逐于市攘臂揮汗走利如鶩時入刹瞻礼對寶相之莊嚴聆梵音之清遠不覺塵網頓息識浪安流誠熱閙場中一菡萏國也寺有觀音大士殿喪亂以来棟宇傾頹廊廡圮圻上人大祗駐錫此寺惻焉心憫弘誓與新謀之朱見符居士居士屬余一言遍告

浙江圖書館

檀那衆檀那亦知寺名安康之義乎亦知大士功德出群
生于顛危困苦而登之大安康之域乎值茲海水群飛血
崖肉壑衆生死于兵死于火死于疫死于飢餓流離無一
寸安康之土凡王臣宰官長者居士存救物之心行濟世
之事皆大士之放光動地變現其相也經稱大士上與諸
佛同慈下與衆生同悲故大士持世能易彗為曜補天以
石災氣盡銷四民樂業此之謂小康令人々出火宅駕白
牛開大地之心光圓一生之佛果此之謂大康夫知安康
之義便知大士不思議功德知大士不思議功德便當以

不住相布施各豎莖草共贊嘉猷倘日後禪燈曦曜法乳

不住相布施各豎莖草共賛嘉猷倘日後禅燈曦曜法乳泉湧吸盡西江之水摧倒大雄之山此之功德更非筭数譬喻之所能及

為古靈大師募齋田疏

浙江圖書館

為古靈大師募齋田疏

先儒許魯齋云為學以治生為急居恒與一二同志者竊咲此語非醇儒之論及觀邇來學道者往〻以窮困饑餓變其所守然後知魯齋之論切近人情若夫出家以大丈夫自命清山白石可以樂飢治生二字似可不掛胷次然竿木隨身逢塲作戲者萬不得一而近來衲子急〻波〻以此累其清脩者比〻然也予與古靈大師交十年于茲其靈骨玄襟孤詣高識超出諸方者予不暇述即其韜晦謙冲洗盡近來宗門習氣非真正明眼人未能窺其堂奥昔

浙江圖書館

于象田古剎匡徒領衆今于九里鹿園住静開山翛然四壁一瓢一衲之外别無長物香單檀那共思以瓣香椀茗作清供大師曰唯〻否〻数武之地有田数畆以耕雲耨雨代托鉢之勞惟衆檀共成之予咲曰大師此語亦即魯齋為學治生之説也因書此以告同志者

浙江圖書館

募疏

歲在壬寅越荐飢流離載道士大夫方脩賑事不暇有僧某以募疏見委者余謂之曰兵荒疊見物力告匱昔韓昭侯作應門君子以為不時豈非以時詘舉贏乎佛以濟世利生為心傳所云金碧輝煌即塗膏釁血也是獨不可以已乎僧曰子論竊儒家之緒餘而未知佛法之深微也夫衆生刼運相仍正以不信佛法耳佛法在饑饉即為稻粱當疫病即為藥草遇火燄即為甘澍值漂溺即為舟航逢刀兵即為鎧甲處囹圄即為道場今之莊嚴佛相崇飾寺

浙江圖書館

宇者不過欲啟發佛子之信心耳若能各堅信心自無我
相經所謂不住相布施勝于恒河沙七寶布施也利生濟
衆莫大于是居士何見之不廣耶余曰佛法信如是乎即
以僧之言書之為疏以告衆檀那共証之

募脩張大明王閣疏

造物之風雨露雷莫非至教人生之流行坎止実有神司維忠信可涉波濤而迪吉有如影響如張神者赫靈正直祐國庇民廟貌當越邑衝途非止一村香火神依在彌陀古寺尤為萬衆肅瞻乃為風雨飄搖遂令几楹圮毀棟折椽崩懼將壓焉獲罪于神無所禱也敢告衆檀共襄盛舉建瓊樓于荃草惟願有力各襄求福報于瓣香庶幾無往不應

浙江圖書館

黃海佰上人建藏經閣募疏

浙江圖書館

黃海恒上人建藏経閣募疏

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於是以慈愍方便隨機演說三乘十二分教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于太倉咸有飽意又如病人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此佛為衆生說一切法也若夫妙道凝玄奥理莫測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声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維茲黃海靈區肇自軒轅勝蹟経普門大師闢徑結茆三十六峯法輪常轉荷先朝聖母錫

浙江圖書館

以全藏七層四面寶相莊嚴頃以兵燹之餘法堂前草深十丈獨此琅函玉軸尚不棄于狐兎荊榛有恒公者嗣天童嫡乳續普門弘願謀建閣以護之夫虎嘯于陘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空恒公此舉一切宰官緇素必有踴躍讃嘆共成勝果者況末刼兵戈風火之災皆由衆生我相慳貪醸結而成欲救衆生之刼莫如先空我相欲空我相先破慳貪此六波羅蜜以檀施為第一也諸經言以無量珎宝布施不如奉持經句偈等正明經之功德無量則建閣以護經之功德尤檀波羅蜜中之第一也東坡所云

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

冨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
佛事余與恒公向天都絕頂觀紫磨金聚即從大衆踴躍
布施一念現百千樓閣一一樓閣各轉百千大藏不為分
外奇特莫令硃沙峯顛首作佛法會也

融光寺脩鐘樓募疏

浙江圖書館

融光寺脩鐘樓募疏

郡城之西有柯市鎮為甌鄞吴越往来一大都會鎮有寺舊額靈秘正統間侍郎王祐請勅大内適日光映御袖賜名融光竊論佛法如日日無体以光為体舉塵沙世界山川雲物草木禽魚煜燿出没于一光中而光無增減無動揺無内外悟此則百千光明如赤砂紫汞銷歸一鑪究竟光明亦不可得此融光之義也然更有説焉日出暘谷浴咸池拂扶桑入虞淵不無中昃盛衰之感若佛法則于末刦沉淪中方便利濟振起聾瞽其光明更不可思議柯鎮

浙江圖書館

當四達之衝舟車駱驛商賈駢塡藉佛法一燈懸之通衢俾勞者思息倦者思憩遊行者思飯仰荷擔負笠之輩孤雲野鶴之儔咸思避風雨駐杖錫至于騷人逸士孽子孤臣瞻爛柯之遺踪吊中郎之竹椽感慨悲懷不能已已猶不如幢影梵響青螺碧龕可以消塊磊息塵緣截識浪蕻智蕊也奇有鐘閣鐘聲達數十里每當夜月晨霜輒為呼大夢于紅塵醒沉魔于黑杌此奇種ゝ功德正所云方便利濟振起聾瞽于末刦沉淪之中光明更不可思議也今兵燹之後山門鐘閣变為瓦礫来往興嗟鳩工脩墜勢難再

緩寂宗上人德高願弘力任此役惟衆檀那各以本具光

綏寂宗上人德高願弘力任此役惟衆檀那各以本具光明續焰靈山則一銖一粒俱可作不住布施吾當拈一莖草為衆檀那建刹竟

浙江圖書館

不昧禅師齋僧募疏

浙江圖書館

不昧禪師齋僧募疏

昔韓昌黎歐文忠諸儒謂佛氏外綱常棄君親此非深知佛者也予觀諸佛出世惓惓以忠孝節義訓人但有淺深大小之殊耳即以孝言之服勞奉養此孝之小也親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孝之大也但全歸二字非悟徹無生橫身三界于本體稍有虧欠即親體同于毀傷然于天倫之中共証同脩善繼善述尤為僅事余卧病苦塊礬（焚）棄筆硯適有僧不昧者頎予因請曰尼師印明吾母也有龐媪臺山之風屢吃天童痛棒頗有發明于今歲孟春圓寂臨

浙江圖書館

去時惟以数大願未完屬之後人其一則天童裔僧也曰
乞余為疏其事余笑曰吾師知全帰之義則尊人臨去数
願一時圓滿訖雖然善繼善述更有利害在余即以此言
遍告同志毋使韓歐諸君笑人于千載上也

浙江圖書館

大慈禅院結制募疏

佛法有盡量乎無盡量也悟佛之見知有盡量乎無盡量也供養諸佛之功德有盡量乎無盡量也今之結制者以佛法開示人〻〻使人〻〻悟佛之知見即以佛之供養供養人〻〻使施供養者受供養者人〻〻具佛之功德故不特主佛法者悟佛法者不可思議即為佛法奔走服勞者亦不可思議為佛法奔走服勞而施財施力施香花施卧具施文字讚嘆者俱不可思議撮一華嚴性海或為汪洋或為涓滴或現蜃樓颶浪或成沼沚澗溪分之為百千萬億之

性海合之摠一無盡量之性海也今之叢林結制而分任諸役以供養佛事者何以異此

浙江圖書館

脩塘後募疏

古今濟世洚物之功能始之必能終之能創之必能成之而後于天地為無憾然何以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乎夫功能之有未全者天地聖人留以待後人之補〻之而全功全能仍以歸之天地聖人此有世界開闢以來美利之事無窮而濟世洚物之心亦與之為無窮也如吾越脩塘一事自西陵以至娥江二百餘里異日與習宗兩大師共任其勞募費數萬董功精勤其事亦且要于成矣其始事也余既作募序以告四方其効已彰無誑語矣乃二

百餘里之中自高橋以至梅堰之塘尚闕三千丈未脩興
日習宗兩師亦既殫力嘔心期于竣功而歲荒民歉衆檀
不繼可奈何夫為山力于一簣浮圖期于合尖此言終事
成事之難也況世界有盡虛空有盡而此濟世濟物之心
生生無盡豈可稍留闕陷以待後人使後人復待後人耶
今計三千丈塘尚須三千餘金惟願四方諸檀以一募十
以十募百盡捐我相人相共作圓圓勝事所云勒石紀名
以作功德觀猶之世俗之見倘有眼透于頂作不住相布
施者咨請打開布袋何如

施者各請打開布袋何如

脩堰橋募疏

梅墅堰橋者吾越通衢一大津梁也越自曹娥東關至西陵延袤二百餘里為橋者不啻百而梅市堰橋居其中依橋構閣、上供張大明王尊神并諸佛像凡往来涉遠仕宦商賈必禱而後行卜吉凶若響之應聲吾越之供張大明王者為廟宇亦不啻百而梅市堰閣之張大明王獨赫濯以靈顯故不獨居是鄉者尸祝之通越之舟楫車馬往来咸萃止而乞靈焉今年夏橋以歲久石泐将圮而先圮其閣閣圮而像毀路之人咸心測不寧夫圮閣者圮橋之

漸也橋圮而崩則通衢阻涉工石之費更為不支故脩橋于既圮之後不若脩橋于將圮之際費省而功倍況自娥関抵西陵延塘二百餘里皆異目師力任脩砌募事之劳此橋居東西南北之中尤為脩塘之急務不可須臾緩者也故仍以此事屬之異目師以為脩二百餘里之塘則堰橋在塘之中脩橋則倚橋之閣亦在其中脩倚橋之閣則閣所供之神像亦在其中通融計工非可以緩視之異視之也惟是里居咫尺者于一切工費宜首任其劳瘁然後徐及于通越之人共佐其費尤不能不致望于東西南北之人也

浙江圖書館

徐及于通越之人共佐其費尤不能不致望于東西南北之人也

西興慧濟禪院募疏

西興慧濟禪院吾越接衆飯僧一大津梁也凡十方雲水不憚千里訪道叅聖咸于此托宿饑者得食渴者得飲風雨晦冥得解笠休擔為化城息肩況錢塘一帶怒潮洶湧東西渡者尤當相時行止所以接衆叢林為佛門命脉攸關而西興慧濟院尤為接衆之要路非他處叢林比也故二百年于茲主院者力田三百畝耕耨襏襫以供香積乃值歲大旱百年僅見田無粒收院僧自飯不給閉門辭衆亦勢之萬不獲已非本願也然雲水之来往跋涉艱辛飢

寒迫切遙望刹竿無所投息阻其叅訪之志幾于斷絕慧
命所係于佛門豈淺鮮哉有錢居士目擊悲號發菩薩願
謀之異目習宗兩上人俾山門洞開重整香積居士首捨
齋米三十担以為倡自仲冬至來年九月止約需米百担
銀百兩便可接新穫以供十方夫當慧命絕續之際賴衆
菩薩分身顯化救困扶衰以二百年接衆津梁不獲已而
閉関謝衆令得重開復舊所藉衆擅各出隻手扶起沙盆
豈非絕續之一大関哉若云無量功德猶是落二落三

丘山大慈禪院知殿募疏

佛法宗乘自散木老人倡導東南而曹洞一支始烜赫震旦及冢嗣麦浪輔揚道化為散木之顏子故散木常稱之曰隻眼圓明吾宗正傳今大慈院予常和尚即麦公之法孫也其師無跡和尚密行潛脩為愚庵老人覷破証明復得予常以屬之跡公曰此子智過于師必能振揚麦凡一支者迨予常得法之後復韜晦有年今始為龍天推出主法席于大慈院其知殿求余作募引余謂之曰昔普賢行願以諸最勝莊嚴具供養諸佛不如以空虛為莊嚴具供

浙江圖書館

養一無心道人請以此語質之大慈和尚所謂隻眼圓明之正傳非此人誰與擔荷乎

浙江圖書館

異目師修塘募疏

昔初祖對梁武云一切有爲功德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後世禪門籍爲口實遂以閉關枯坐仰視白雲爲究竟不不知大乘菩提念念以濟世利物爲心彼初祖所云特爲梁武作鍼耳即以梁武當日當爲之事豈僅建刹齋僧捨身茹素可作功德而實實有關於生民之利害者百無一舉也至於築提塞堰欲以竭鄰而殘民數百萬有爲功德果如是乎愚故以有爲功德正惟超佛越祖之見以衆生爲一體者方能作也吾越湛者和尚古佛重來曹溪嫡乳

於法無所不空故於事無所不濟自書娥江以至西陵一帶官塘皆其布石也百年以來傾圮日多屢修旋壞風雨霜雪之時没脛淹膝之狀顛躓之苦不忍見聞兹有異目禪師以大慈願力作濟世津梁鳩工修砌數年於兹矣事鉅而利溥非旦夕可竣然師所難者勸世作不住布施故不強入登簿惟各隨利生之緣以結菩提之果以為有爲功德可也以爲無量功德可也以爲有漏之因可也以爲無漏之因可也并以此語之衆檀共質之初祖何如

浙江圖書館

弥陀寺脩大殿募疏

古弥陀寺屆山陰道上為接衆利生之寶刹数百年于茲矣舟車絡繹士民往来凡劳者思息肩饑者思乞食風雨晦冥一切燈火薪茶之需莫不取給于寺僧而予者無少惓此真實在功德不可思議尤非他刹僅以諷藏坐禪作佛事可比也今兵燹以来大殿棟梁幾于摧壓白毫金容豈堪供風飄日炙上人心蓮發願鼎新不憚辛荼遍募十方東坡所云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俾一莖草即現瓊樓寶殿殊非難事經言

六波羅蜜以檀波羅蜜為第一此亦十方所心許也願師即持此告諸檀以報佛恩可也

浙江圖書館

彌陀寺大悲殿募疏

山陰之西古彌陀寺地居孔道龍象往来法幢講席素稱名藍有僧遠庵發大悲心裝大悲像〻成已久惟缺殿宇又發大願募貲建殿〻成礼懺以報佛恩竊思末刧濟世大悲為先以悲發智以智運悲百千萬億以及無數手視指目視皆從此現以故懺力殊勝妙好諸佛讚嘆得未曾有是懺所需寶幡香供飲膳衣服伎樂名花皆極莊嚴方於願力無少衰減昔有檀施頭目腦髓皆作佛事何况外物而作慳貪吾願世人富者輸財貧者輸力梵殿珠宮成于

片刻於一念間作懺事竟

募齋引

雲門餅趙州茶天女献供百鳥御（銜）花十字街頭齊布施莫誇吸露并餐霞

光相寺疏

吾越古刹之名光相者有二焉一在蠡城内一在山陰道上其在山陰道上者荒煙碧草僅存旧址有智善大師者以斷拂滴乳為今時古佛習静𡺸地坐斷白雲久之天龍推出大轉法輪千年古刹頓焉改觀乃堊茨既塗丹雘尚闕必藉同志善緣始能圓成勝果敢告十方各施莖草異日有問奇于千巖萬壑應接不暇閒山色溪聲盡顯般若花香鳥語競闡真如覓東林勝侶作無生佳會舍大師其誰與歸然經言布施以不住相為第一義刹名光相與不

住相是同是別敢乞大師轉語報答十方諸檀何如

眉大師建大悲閣募疏

音無起處故曰觀音悲無住處故曰大悲濟世願力隨物發現無究竟處故曰千手千目可以千手千目見觀世音否觀世音無起處也可以大悲見觀世音否大悲無住處也然則世出世間重〻涉入無盡世界無量衆生無數持行視聽現種〻變相莊嚴種〻佛土猶之一毫置于太空一滴投于巨壑音從何起悲從何住隨物發現從何究竟姑名之為千手千目則千手千目形焉矣姑名之為大悲則大悲生焉矣姑名之為觀世音則物〻皆現觀世音處〻

皆成觀世音人〻皆具觀世音矣惟人〻自昧其觀世音則千手千目非人〻所同具而為觀世音所獨具大悲非人〻所共有而為觀世音所獨有不得已而為莊嚴佛土不得已而為瓊閣梵宇不得已而為拜礼持敬其種〻不得已者亦即大悲之極致也識吾眉大師不得已之苦中便識大悲之深義百億化身皆手坱動地放光山色溪聲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

浙江圖書館

募建大悲殿疏

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可以千手千目見觀世音否不可以千手千目見觀世音然千手千目從大悲生也以大悲見观世音則凡天上天下以至含靈蠢動皆從觀世音一體而分雖八萬四千猶之一滴投巨壑一毫置虗空奚止千手千目乎然觀世音惟不自有其手故能以天上天下含靈蠢動者皆其手惟不自有其目故能以天上天下含靈蠢動者皆其目推之而大悲亦不自有其大悲故能以天上天下含靈蠢動之一知

浙江圖書館

一覺皆其大悲推之而人〻各不自有其手目則人〻皆具觀世音之手目人〻皆具觀世音之大悲惟本具觀世音之手目而私之為一人之手目則自私自利釀為爭鬭尅刹之世界矣茲不昧禪師欲于象山寶刹建大悲殿屬余募引余即以大悲之義請正十方惟願人〻以自具之觀世音各〻現無邊手目勿為自私自利之見埋沒大地光明可也

浙江圖書館

融光寺重脩大殿募疏

越中名藍法席最盛融光寺其一也旧額靈秘正統間勅賜融光誌載中郎笛亭即其地余童子時同伯兄止祥迎一金大師駐錫兹寺建藏閣葺大殿梵宇翬革煥然一新四方緇素問道者莫不依止且地居柯鎮市會中商賈駢填舟車輻湊日馳騖于名利不休者入寺瞻仰簷鐸幢旛輙為截識浪于紅塵呼大夢于覺蕊岆吾越通衢一大寶筏也因憶余童子時讀書寺中扣詢一師所得可稱真脩實悟散木老人每延作座元而師神珠內朗文彩外韜人

莫能窺其蘊及帰西日有風火一去不復還張公吃酒李
公醉之偈端坐擲筆而逝諸方始嘆為古佛再世其嗣自
照大師距師逝世屈指日月四始今踞曲录為人天師真
脩实悟猶之本師也初一金大師與東山爾和尚素稱法
契故以嗣相托而照大師得法東山猶拈融光一瓣香仍
住融光丈室真不負法門継述徽猷矣惟是融光大殿昔
建造時歸然弘麗相傳得神助有魯靈光之稱歲月既久
風雨漸擾聽其頹圮勢不可支當院習宗上人又力任脩
塘及佛門種〻功德幾于強弩之末有弘德禪師者矢志
遠募欲求十方檀護各垂隻手扶起涉盆照大師屬余曰

塘及佛門種々功德幾于強弩之末有弘德禪師者矢志
遠募欲求十方檀護各垂隻手扶起沙盆胎大師屬余曰
成則一切俱成壞則一切俱壞予曰身世成壞原不可常
百千樓閣雖屬空華惟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人事之當為者又不可不盡也且予敬述一金大師之道
法以告世俾世世知融光法席所由盛豈可使刹竿倒却且
憶余童子時于稠衆中見胎大師與習上人亦皆童子沙
弥也今皆厖眉霜項而同時之尊宿晨星落々幾盡矣四
十餘年間電光石火等于一瞬人亦何苦以身家子孫纏
綿結習不各捐所愛以作佛門功德乎若云笛亭流風不
浙江圖書館

可湮没高人逸士吊古興懐余又無暇作山谷綺語自吃
痛棒矣敢以質之胎大師何如

浙江圖書館

募莊嚴大悲像疏

救大千世界之衆生非大悲不能故大悲有千手眼所以救大千世界也然以恒河沙不可思議之世界衆生即運其千手千眼之放光動地亦不能給若以大悲視之則恒河沙不可思議之世界衆生并其目視手持皆一体無分也然則千手千眼尚非大悲之極数況欲裝嚴聖像以迹求之乎夫月映萬川川〻皆月鐘鳴空谷谷〻傳聲誰謂莊嚴聖像非即大悲真實放光動地余因自嚴師之弘願告諸同人幸各出手眼以成勝事何如歲癸卯四月日

浙江圖書館

祭劉母童太夫人文

浙江圖書館

祭劉母童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逝矣而其令德懿範堪垂閨則者非彤管可具述也嗚呼天之福太夫人者至矣太夫人不以天之降福自多而惟以令德日崇者為受福之基昔太夫人之佐夫子以孝敬閫巾饎脩瀡必勤必潔及訓諸嗣也以德業著矜繇晝荻是式是儆至其逮下以仁款賓以禮簠簋之樂洽于房中雜佩之贈昭于四境上以承先世之休緒下以貽令嗣之賢名大易之繫坤曰厚德載物其傳家人曰正位于內太夫人足當之矣及喆嗣皆文學蔚起而季公

永庚以科名忠孝世其家竹苞松茂斯干之詠繩〻未艾
人皆曰天之福太夫人至矣太夫人以令德享天之福者
隆矣嗚呼箕疇之五福太夫人備之而更有箕疇所未及
者得至孝者為之嗣女箴之懿訓太夫人備之而更有女
箴所未及者成其子之至孝以風于世季公永庚之事母
也甘旨必親猶之當日之乳哺也寢處相依猶之當日之
懷抱也母喜則喜母戚則戚猶之當日之啼笑也一出一
入一動一作事無巨細必以白母猶之當日之依〻膝下
也古之稱大孝者曰孺慕季公永庚之謂與乃太夫人亦
曰吾不喜子之科名而喜子之以孝名吾不喜子之禄養

浙江圖書館

也古之稱大孝者曰孺慕季公永庚之謂與乃太夫人亦

曰吾不喜子之科名而喜子之以孝名吾不喜子之祿養而喜子之以善養嗚呼世之顯官厚祿駟馬赫奕自為足榮其親而絕裾干進于本根之地缺焉者亦可以愧矣此太夫人之得至孝者為之嗣其福不可及也太夫人之能成其嗣之至孝以風于世其德更不可及也嗚呼太夫人逝矣余猶子也哀誄之詞繼以痛哭太夫人之靈其以余言為不朽乎

浙江圖書館

代人吊史翁序文

嗚呼凡物之至者咸能通天地格鬼神而況積躬累行之至德乎閭巷小善片念之動人爲之數世猶食其報而況以至德啓至孝以至孝承至德乎嗚呼至德如我公而公不死矣至孝如我公之嗣而公雖死猶生矣公當困窮時繩樞甕牖伐檀自力有古隱君子之風動念措躬以不欺爲主司馬君實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公殆其疇也重然諾慎取與鄉黨之善者莫不慕義無窮即不肖者莫不感德自奮陳太丘郭有道之高誼公庶幾焉及其接人以

知處事以恕牧己以謙感物以誠公之德至矣公之德至
而天生嗣君以報公者乃以孝特聞嗣君為廷對第一人
金馬玉堂世咸榮之為足以報公矣而未足以報公也嗣
君學識淵博氣局端凝天下以當代名臣推重之為足以
報公矣而未足以報公也惟嗣君之至孝乃足以報公之
至德耳嗣君自服官立朝不忘孺慕因天子倚毗不能遽
歸公病數月前嗣君輒心動屢疏告養天子感其孝允所
請今讀其疏至情激切有不感慕涕泣者乎古人云讀陳
情表而不涕泣者其人必不孝讀出師表而不涕泣者其
人必不忠吾於嗣君之疏亦然嗚呼嗣君之孝猶不能以

人必不忠吾於嗣君之疏亦然嗚呼嗣君之孝猶不能以形其萬一也昔爲子矜貧逾憲閲時值公病嗣君禱於天願以身代每夜靜神凝默禮星斗久之若有神告者公果病愈嗚呼孝之通天地格鬼神在朝則上感天子在野則風動四方謂非公之至德所啓而即以爲公至德之報乎余故曰至德如我公而公不死矣至孝如我公之嗣君雖死猶生矣

浙江圖書館

祭趙伯章文

嗚呼友朋之義歷久而愈深生死之情感時而彌悼余于伯章趙公有不禁拊膺嘻嘘感嘆欲絶者矣余自少与公同社論文稽古披懐蒙外父母視余如己子余与公有兄弟之誼其間憂喜情同周旋無間至今四十餘年矣及余以五經擢貢于有司僥倖博一第宦于閩外父母不及見余輙悲公則喜如己榮不啻也同余任閩道經金衢余危病公則憂視藥餌如己病不啻也及至浦城余与公妹同有風波覆舟之患公徬徨禱神得出險嗣後余考選公喜

甚余遭顛沛公又憂甚及今危而安、、而惟恐復危者又二十年公之憂喜周旋真可為久要不替矣所謂友朋之義歷久而愈深矣(乎)余憶与公同社時慶盛明之世諸同人把酒臨文歡讙一堂今晨星寥落幾盡矣余時最少亦(令)甲子一周然余以溝壑餘生禪隱空門枯木死灰者十餘年公勸余為父母復涉世緣公又生幼子幼女頗長成回首五十年之幻影空花撫昔于今日之死生夢覺然而存亡之感去住之悲豈能恝然所謂死生之情感時而彌悼乎

嗚呼公今三子五孫英、玉立昌隆未艾蓋外父母培毓

厚德源深流遠宜其繼之者有斯千秩、之慶與然余觀
古之銘誌有美則揚之但取其一二大端而瑕瑜不必相
掩也公生平大節直諒多氣誼閭里鄉黨有不平輒義形
于色或為解紛排難有魯朱家之風于友朋一倫尤為諄
至能文立品之士皆周其困急解推無倦色即有不如意
時見友朋至即置酒懽然最喜名人詩畫蒔花植木棲息
園中有十畝閑、風雅怡情之趣此公之大端可傳也嗚
呼余以此傳公之美不欲失公之實公亦可無憾于友朋
之誼生死之際矣

浙江圖書館

祭朱見符文

浙江圖書館

祭朱見符文

嗚呼士生斯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盖扤械動於中則純白不全如先生之抱其天真以與世遊曠懷高致未易一二為世俗言也先生自弱齡潛心藝苑凡〻史百家以及稗官野錄一過目無不探其義蘊誌其指歸發為詩文汪洋自恣卒合於規範可稱博洽大雅之材矣而不炫其名其佐少師公歷宦遍天下於字民育士治軍定難之謀猷無不繙練即黔蜀遠方土風蠻習皆能悉其梗概可謂具經濟通方之識矣而不露其才至於家庭之

浙江圖書館

間孝友天植宗族之内錫類曲成事關綱常者輙毅然任之而不辭其大節光明磊落可稱扶植倫紀於頽瀾矣而恂〻若無能其居鄉高義追太丘有道之風誦其德者無不感慕且精於岐黄時以藥餌療人危病施無倦吝可謂勤〻於濟世利物之懷矣而歛焉不矜一德色盖先生之與世相涉者其天趣也與世相忘者其天机也故時或酕〻詈加人而人不怨恩施及人而人不喜不特人不見怨喜而已亦忘其爲可喜可怨者豈非得全于天者厚哉嗚呼先生終身以沈冥自托類於彭澤古人稱彭澤之詩篇〻

有酒而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先生豈其然歟當其

浙江圖書館

有酒而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先生豈其然歟當其罇湛新醪良朋畢聚花藥披映日夕歡持真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致易簣之際猶不忘裛露掇英之句蓋其胸次真有曠觀萬物無纖毫芥蔕者豈不堪與彭澤上下千古哉嗚呼百年逆旅人生朝露若先生者真能全其天真以與造物遊豈與世之役役於利達而營營於榮辱得喪者比乎嗚呼先生逝矣惟余知先生最深其亦感余言之足傳而來格來歆乎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請無跡和尚啟

伏以一滴遡曹源月滿鏡湖千頃碧五支抽嫩桂雲開石傘萬峯青金針鎖而雙眼圓明首傳祖印玉線穿而一絲不斷應屬冢嗣麦秀香飄久植豐盈之嘉種浪煖魚化共瞻飛躍之金鱗恭惟某和尚機緣頓悟行倫密脩本色風流掃盡泥牛石馬白拈機用壓倒義虎文龍久承祖父之謦咳復荷法叔之記明停淵峙嶽衆仰醇風室劍幃燈人欽深詣方于龍山頂畧展風雲旋向鷲鼻峯深藏巖壑茲者顯膺法席蓋為湛翁祖庭論德論功論倫論序克家之

浙江圖書館

長子應居繼席之先不伐不施不爭不狡繼世之賢嗣已
在再輪之後野干亂吠人雖欲自絕何損日月之高明至
德無名已即欲不居難辭天龍之推出必五支並列始可
按派定闈若嫡冢應嗣所云不疑何卜企古人之行履鬻
笊賣薪瞎驢原未夢見闡宗風之體用換賓易主天下自
有公心倫次與德望同推緇袍並素衣共仰祖日秋晩盛
德為魯陽之戈流弊時新清靜乃蓋公之治加屋樓以梁
棟原非今日之宜洗陽炎之青黃正須無為之化誠祖社
之金湯而末法之砥柱也其寺碑慚白字道愧青松繼佛
法普于大地非必居祖庭母曲彔始為迦葉之拈花然公

法普于大地非必居祖庭之曲录始為迦葉之拈花然公論本于人心豈可令太廟之鐘鏞竟絕孔顏之配食不忘麦公因不忘散木之庭不忘散木愈不忘麦公之子仰祈道慧主此名藍寶筏金繩望高馳乎古道鯨鐘鼉鼓須大震于通衢靈錫共閒雲出岫本屬大道之無心佛法同皎日中天人望優曇之重見

浙江圖書館

請聲谷和上啟

伏以日晃金輪紺宇幡鈴動色風吹寶鐸靈山鐘鼓同音將開覺以渡迷必引繩而着筏正如行陸行水必資龍象之能又若法海法江端藉月星之照懃莫投以玉帶念歆捧手牟珠恭惟某和上離塵之鏡長大之蓮行滿三祇學聳千尋之岳相圓百劫心含一大之氷了義直可建瓴說法還同吹籟誠緇門所瞻仰獅席之干城也茲為雲門顯聖寺者曹洞中興之宗湛師創建之地叢林保障越刹金湯攬率別開允稱華嚴清淨禪燈長煌不數鷲嶺天香凡

流芬苾蒭之向太陽後學同岷嶓之溯星宿五支並列三年一更序次不紊立法甚善今者久虛主席大衆無依者舊徬徨屢勤咨請某芬親叅宗鳳長蒙慈蔭詎視祖庭寂寞不令道場光輝用是按派定闔醧卜法諱迦葉破顏而首肯諸山准怍而額加進企金像高攀上座奐卓錫之迓飛望文殊之賁止某芬身羈塵鞅心企遐蹤惟祈振棹慈航豈其疲津梁而高卧闌傳法鼓共喜蒙針鑰以登壇將見曇雲長護越山坐琉璃之寶宮火宅凉珠大地擁青蓮于净土矣敬陳公悃咼任瞻依

請無跡和上住顯聖啟

于淨土奚敬陳公帼㝵任瞻依

請無跡和上住顯聖啟

伏以祖印遥傳石火光中穿玉線法幢高竪箭鋒簇處現金輪嵩山五葉敷一乘之華法因時見洞水一源續五位之興道待人行恭惟某和上慈開寶筏智耀牟珠臘崇德卲淳風可挽囂漓畜學流芳高範共推古道久承祖父之親傳發蔵不炫明眼人始能覷破力脩瞿曇之寮行多年積累福見者自愧罔知今以顯聖祖庭向屬湛翁法席蓋散木為洞宗之中興而輔賛首推麦浪惟麦師為湛翁之冢子而嫡孫実是開山愚庵之証明既具緇素之公論咸

服其苛心切皈依身羈塵網伏冀玉錫之迅飛仰祈文殊之賁止五雲橋畔香風滿翡翠之簾石傘峰前明月照琉璃之殿將見飛花飄座羅海諦以弘詮靈葉彌天妙曦暉而徧德

再請啟明和上啟

浙江圖書館

再請啟明和上啟

伏以石傘峯根盤五葉葉〻承芳總屬優曇璀璨若耶水泝遡一源源〻游湧何非渤海汪洋惟是天龍之推出在先須了見成公案益知古佛之謙厚彌貴應熙末後光明恭惟某和上胸環寶鏡德光耀舍那之身手握靈符戒香馥毘盧之頂昔施化于肤仁摎木應知許玄度之重來今棲神于蜀阜煙雲共推王右軍之再世倚天慧劍野狐莫犯吹毛帀地紅輪陰霾立消見睨向者衆望咸歸我師以謙讓而抗子臧之節總為繼絕之古誼今日五支既定跡

公即高蹈而追泰伯之風愈彰無我之至德塤篪並奏洞
宗下豈為無人賓主交叅佛法中尚存一線茲因湛翁之
祖庭不可一日無主席咸知公論之久屬豈可反沒其初
心爰脩剡尺之誠佇候巾缾之降伏望現形應物一條主
杖橫拈大振宗支千丈法幢高豎白雲影裏傳心處兢瞻
威鳳冲霄流水聲中選佛場咸服獅王踞地庶兩行於樹
天花彌布大千萬點蒼山法雨普滋群品其等可勝翹企
激切之至

請啓明和尚啓

伏以蜀阜香飄靈鷲高懸金塔影舷仁果熟卧龍長護火珠光彰德慧之圓明地因人重揚祖風之馥郁道以時尊恭惟某和上不世出之尊師大有為之宗匠夜明簾外主賔互换龍象未免迷津古鏡臺前照用同施佛祖亦須乞命向日三推三讓既彰興滅繼絶之義可慰湛祖于圓寂光中今者輿論輿情咸服至公無我之心始顯佛法為無諍三昧况天龍之推出在先何須金甌再卜祖庭之法席有待應知玉綫重穿爰同緇素之瞻依敬企文殊之賁止

預拂寶華王座佇聆涂毒鼓聲祈俯俞飛錫勉戒慈航弟
讓兄〻讓弟方顯揖遜門庭主換賓〻換主總屬洞宗嫡
血底雲橫古樹金輪影東花開月照虛巖寶鐸風来鳳舞
臨啓神馳曷勝翹俟

跋林子浪帆草

余誦林子浪帆草自紀云偶有所見皆非三十年前所見之物偶有所遇皆非三十年前所遇之人不覺感悼因憶古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荣名以為寶皆見道言也至人齊生死揮八極豈無故哉南豐湯子見林子詩扯其半投之水裂其半付之火似則似矣但不識青龍疏鈔既焚之後更能下一轉語否請為我還質之湯子何如

贈高令詩畫卷跋

浙江圖書館

贈高令詩畫卷跋

山川雲物之奇草木烟霞之变此天地大共之物任人領取而巖棲谷隱之徒每挟以自私躭之成癖陶弘景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盖以大共之物而秘為已有豈通論乎然非其人之胸懷靈曠雖日與山川雲物草木烟霞相遇而漠然不能領取則似為岩栖谷隱者所秘為已有而已矣夫胸懐則（惟）清故靈惟澹故曠余每思遇其人今於公見之公之治邑鏡水比潔稽山儷高鳴琴之暇署無餘粟盖其胸中浩〻落〻不留一物正余所謂清故靈淡故

曠也舉世所挾以持贈者皆公所不屑無已則以山川雲
物草木烟霞舉大共之物而持贈之我不敢私公亦不見
德而相忘于無何有之天而已雖然余尚稽古人如摩詰
子瞻諸賢皆以詩畫發舒其性靈百世而後猶能曠代相
感于烟雲寂歷之際呼之或出公能無意于其人乎然余與
公惟此浩〻落〻不留一物于胷中者斯正所謂曠代相
感者而已矣

浙江圖書館

書吾隱子詩集後

昌黎子厚文章擅名千古而詩則遠遜于李杜岑王諸君夫昌黎子厚詩非不佳以文掩也然李杜岑王之于文猶之昌黎子厚之于詩也古人精神各有獨注之處貴在極其精微不必以兼美擅長吾隱子之文吾隱子精神所獨注者也其詩則意之偶至寄焉而已然吾取其自灌園雜咏前後二十章悠然自得有道之言在声色臭味之外吉光片羽以少為貴附于文之後可以並傳其餘則意所偶至而寄焉者余不欲以工拙求之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青蓮院扁額跋

寓園爲忠敏公別墅即爲殉節地今之净業堂遺命所捨已成梵刹尚存山南数楹係閣中石齋黃太史所題幼文子讀書處也吾姪理孫承父志并捨爲禪室考誌書温泉鄉有青蓮院故老相傳在此地今仍其額庶可垂久惟是捨宅布金許玄度王子敬諸公千載勝事表著吾越乃以別墅即爲殉節地忠敏所獨也以殉節地即爲禪院又忠敏所獨也子承父志以般若緣結般若果又忠敏所獨也題曰千古不朽庶幾當此無愧云

浙江圖書館

贊余攝之小像

浙江圖書館

贊余攝之小像

入其廬清泉脩竹披其户白雲幽石挹其雅懷惠風習習邇其高躅寒空歷歷予無以贊其形容而定其品格相與箕踞散髮弄明月斟玉液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5837

一九　年　月　日

八〇清点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